

李健吾



# 撒謊世家



文季叢書之六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文季叢書之六

撒 謊 世 家

李 健 吾

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文季叢書之六

# 撒謊世家

中華民國廿八年八月

初版

中華民國廿九年九月

再版

著者

辛健吾

編輯者

文季社

發行人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山西路慈豐里

\*定價國幣九角

人物：

華歆德

華羅采芹

羅照煦

林胡芸香

林若清

楊愛玉

陶勤

張陳寶珍

小海

夥計

第一幕 北平華宅；星期四下午。

第二幕 華宅；星期六下午午飯後。

第三幕 天津羅照煦居室，星期六晚飯後。

第四幕 羅照煦居室；星期一早晨。

第一幕



華宅的一間客廳，布置得十分精緻。牆是灰色，上端配着兩道黝綠的走邊；窗簾是雅緻的印花布。家具的顏色和牆的顏色很諧和，上面蓋着同樣的印花布。壁爐上放着若干古色古香的銅器，牆上掛着一幀不太長也不太寬的山水軸。往左是一張大寫字檯，上面放着電話機；往前是一張向着觀衆的低沙發；再往左去是一張扶手椅，一張小几。靠裏牆角是一架鋼琴。另外還有些几子椅子。後牆有四個窗戶，望出去是一個小園子。門在左右。桌子几子上面放着些書，花，照像簿，等等。

一個精明好看的男僕（陶勤）隨同林太太和楊女士從右門進來。林太太大約有三十四歲，衣着時髦，長得也還標緻，祇是神經有些過分緊張。楊女士和她恰好相反，脾氣好，人也知趣，一種常見到的實在姑娘。林太太這種女人，只要誰同她在一起，一連待上幾小時，誰就要感到不快。不過楊女士和她在一起，倒可以磨磨她的急躁。



芸香（走向客廳中心）你不曉得華太太什麼時候回來嗎？

陶勤 不曉得，林太太。

芸香 她是不是在外面用的午飯？

陶勤 是的，林太太。

楊（要走的模樣）我們走罷！她說不定在外頭打牌，一高興也許打上好幾點鐘，決不會馬上回來的。

芸香（堅定，然而煩激）我偏等她。（向陶勤）我們等她等到五點半，她要是回來，你就說我們在這兒等她。

〔她隨手拾起寫字檯上的支票簿，出神地看了看，扔到原來的地方。〕

陶勤 就是了，林太太。

〔他從右門下。〕

楊（走向林太太）芸香，你別把氣帶到臉上來。哪個做聽差的沒有點賊心眼兒，你一不留神，

他早看了去。

芸香 你說的對，不過你想想看！她明明知道我跟若清分了手，可是最近這兩個月，她差不多天天兒跟着清碰頭，對人講起來，總又撇得跟水一樣清！

〔她坐在寫字檯旁邊。〕

楊 （坐在左手）你也不該一下子就到她這兒來。就算人家的報告是真的，你也應當過細想想才是。

芸香 你叫我怎麼忍的下去！原來是采芹！我頂老的朋友！我的女僕相！

楊 她是你的女僕相？

芸香 不，她不是，可是也就差不多了；要是另外沒有人的話，我就挑她做了。

楊 說不定是若清跟她胡來，——你曉得你男人的！

芸香 （不適意，略微笑了笑）那是，我曉得他比采芹曉得他多的多了！我頂不歡喜的，就是把話都告訴了采芹，采芹可樣樣瞞着人！

楊 先前你也告訴我來的，不是嗎？

芸香 告訴你來的。可是情形就兩樣了。我那回到采芹這兒，正趕着我難受的了不得，求她把  
若清跟我說合好。

楊 你那時一點兒沒有瞞着嗎？

芸香 一點兒也沒有！我把真話全告訴了她，比真話還多的話都告訴了她！我對她講，我愛若  
清，別瞧他不好，——真的！女人就難得遇到一個好人的！——我問她我該怎麼辦才好。

〔她心一煩，站起來，走向沙發。

楊 你就沒有照她的話辦呀！

芸香 那有什麼關係！——誰照人家話辦來的（坐向沙發）她不說不幫我忙，反而在我背後  
跟若清吊膀子。

〔她掀開背後寫字檯上的香煙盒子，然後碰的一下子闔住。

楊 她也許真心真意在撮合你們倆。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作法。

芸香 那兒有點點兒像！昨天她親自告訴我，說她不高興跟若清在一起，怕自個兒一不小心，把話全罵出口來。——可是就在這時候，她約好了若清今天下午——在北海見面！你替我想想看！

楊 (嫌她的話過分) 嚙！你把話說得也太難堪了！

芸香 可不是，就在濛濛間還不夠瞧的了嗎？

楊 芸香！

芸香 華歆德又是個老好人，人人歡喜他！

〔她拿起郵票匣子，通的扔了下去。〕

楊 采芹也得算在裏頭。所以，你知道，采芹愛她男人。她要你男人有什麼用？

芸香 她結婚的時候倒愛華歆德來的，不過那在民國十五年！再說，采芹向來就好男人圍着她打轉轉。就是她不歡喜的男人，她也要收到腳跟頭。

楊 沒有的事！

芸香 她就像個蝴蝶兒，把獸她的人弄暈了，她也該害怕了，倒以為是人在欺負她！

楊 可是你說她真真有意若清哪！

芸香 愛玉，像若清那樣一個有磁性的男人，單有一股子勁兒跟女人糾纏，只要他高興，要糾纏多久就多久，女人就沒有法子辦他！他說女人不高興要他，——看看我！只要捧得開他，叫我花多少錢我都幹，不過就是這點兒怪嘛！我還真真愛他！

楊 (過來坐在沙發旁邊的椅子上，拍着芸香的手) 可憐的芸香！得了，她來了你要怎麼辦？

芸香 再給她一個機會，叫她把真話說給我聽。我當面問她什麼時候看見若清的。

楊 可是她要是一死兒不招認，你又該怎麼辦？難道跟潑婦罵街一樣，大吵大鬧一頓，就有了結果？

芸香 對呀！這正是我要講的！她一定不會招認，一定是撒謊撒到底！到了那時候，我不跟她講，我跟她男人華歆德講！

〔她站起走向壁爐，經過寫字檯，翻動上面的書冊。〕

楊 那怎麼成！

芸香 怎麼不成！我們打喫奶的時候起就是朋友。

楊 你可不能那麼做！

芸香 我不跟她男人講她什麼怪難聽的話。再說，這不單是爲了我好，也是爲了他好——他明白若清的，我敢打賭他要是曉得了，一定不許他太太跟他好下去的。（走向窗戶）嚟！那不是采芹，有一個男人跟她在一起！

楊 （惶忙站起，走到她那邊）誰？

芸香 （走向另一個窗戶）我看不清。

楊 （一同站在第二個窗戶前面）假如是——

芸香 可不就是她！要是聽見我在這兒，一定不讓他進來的。（她轉了念頭，走向左門）那邊過廳的窗戶是向外開的，我們到裏頭也許看得見大門。快點兒來！

楊 我一點兒不讚成你的作法。

芸香 噢來呀！

〔她們走出左門，將門關住。〕

〔陶勤從右門讓進采芹和林若清。采芹是一位美好，嬌媚而活潑的少婦，敏捷，輕盈而可愛。她的衣著十分合體，十分講究。林若清性格不大堅強，本身具有一種魔力。有生氣，長得也還漂亮。他穿着時髦的衣服。他生存唯一的目的，是尋樂。〕

陶勤 | 林太太跟楊小姐在這兒等您來的；她們一定又走了。

采芹 (幽默地仰起眉，看着林) 噢——真對不住她們！

〔陶勤從右門下。〕

林 好呵！險點兒叫她們獸住。

楊 (在裏面，高聲籲求) 芸香！芸香！走罷！

芸香 (在裏面，高聲) 我偏不走。我自個兒的事，我要怎麼就怎麼。

采芹 (聽見了，有趣而且淘氣) 她們在那兒哪！你想她們方才看見你了沒有？

「他們稍微放低他們的聲音。」

林 芸香不是瞎子，不過說她隔牆也看得見人，我想她還沒有長下那付眼睛！再見啦！

「他打算溜出去，但是采芹攔住他。」

采芹 別走！別走！我今天把你帶回家來就爲——談談芸香的事。你們的別扭鬧得夠長久的了。就

我看來，你跟她一樣得擔當不是——也許你得多擔當點兒。

林 我歡喜你說我！

采芹 我不是在跟你說笑。假如她要跟你好，你怎麼也得跟她好。

林 得了，先給我一杯水喝再說。

采芹 我說話很認真。

林 我也認真，萬一芸香進來碰着我的話。

「他走向右門。」

采芹 （同他一起走）我送你出去——不過我盼你半點鐘以內再到這兒來一趟。你明白嗎？



(他們走出右門)你六點鐘再來。

林 (在裏面遠處)好的,六點鐘。

〔芸香從左門忽忽進來。〕

芸香 我想那是若清!到窗戶那兒看去!我在這兒好等采芹回來。(她停在寫字檯旁邊)我恨不得挖掉她的眼睛!

〔楊女士進來,走到沙發右手。〕

楊 那是若清。

芸香 (沈下嗓子,猛虎一樣怒吼着)不要臉的小東西!

〔采芹進來,看見她們做出驚喜的模樣。〕

采芹 你們倆!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什麼風兒把你們倆吹來的?爲什麼陶勤不告訴我呢?你們是打那兒掉下來的?愛玉,我真想你!

〔她同芸香握了握手,過來又同愛玉要好,但是人家不大睬理她。〕

芸香 我們聽見你進來，——好像另外還有一個人，——我不願意人家看見我這怪模樣兒，所以我們就閃到裏頭等你把客人送走。你要是忙的話，我們就不打攪你了。

〔采芹一聽她不曉得若清來過，做出舒服的表情。〕

采芹 喲！芸香，那兒話，我不忙。我是一個人回來的，——你一定是聽見我跟用人講話來的。喫過午飯，我跟人打牌一直打到現在。

〔采芹和愛玉坐在沙發上。〕

芸香 在那兒打的牌？

采芹 還不是劉太太那兒，左不過是我們四個老搭當。

〔楊女士和芸香交換眼風。〕

芸香 噫！這就怪了！我瞧見她在謝太太那兒用的午飯。

采芹（略一遲疑，立即恢復原狀）可不是，她今天沒有空兒，不過今天輪着在她家，所以我們還是去了，——是——是陳太太替她打的。

〔楊女士和芸香又私下交換眼風。〕

楊 你贏了嗎？

采芹 是的，五十多！

楊 五十多？你的手氣可真好！

芸香 （坐在沙發旁邊的椅子上。）采芹，我的苦處愛玉全知道；現在祇有她一個人還安慰安慰我。

采芹 喲，你瞧，我的錢要停了！可不是，若清現在怎麼樣了？他有什麼表示沒有？

芸香 什麼也沒有！我想你也許有他點兒消息。

采芹 （看住別處。）我？我怎麼會有呢？

〔她伸手假裝上錶。芸香和楊女士交換眼風。〕

芸香 兩天以前，你叫我靜靜兒等等，若清就會回心轉意的。

采芹 他會回心轉意的，你放心好啦！我怕的倒是你照你的辦法蠻幹。（向愛玉。）我對芸香講，

她要是到法庭要求離婚，或者把事鬧開了，若清一定會氣起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賭氣，答應跟芸香離婚的。那就沒有法子挽回了。

楊 你這話也有道理。

芸香 我想你也許有意跟着清見面談一談？

采芹 我才不要見他哪！芸香和楊女士交換眼風。采芹站起，捺右面的電鈴。（見他有什麼用？要是真得合好的話，也得他自個兒一心情願。他一定會回到你跟前的，芸香因為沒有你，他沒有辦法，因為他需要你回去。）陶勤從右門進來，采芹閃在一旁吩咐他，同時有趣地望着她的客人。芸香過來坐在愛玉旁邊，大聲同她耳語，顯然有所指摘。陶勤走出右門。采芹回到寫字檯旁邊。）怎麼樣？

芸香 我相信有一個女人夾在裏頭！

采芹 （笑）我就知道芸香在喫醋！向芸香。芸香，你跟着清鬧來鬧去，都是這個醋字作祟的緣故。

〔她向他走過去。〕

芸香 可不是，你曉得我不得不原諒若清，你也曉得我原諒他原諒到了什麼地步。不過，他太不成話了，你明白我多該跟他吵鬧。

采芹 聽我講，芸香，你就不曉得你多有福氣！

芸香 (詫異) 你這話怎麼講？

〔愛玉把手放在芸香的肩膀上，叫她鎮靜些。〕

采芹 因為，如今不是他原諒你，而是你原諒他。世上就沒有幾個人有你這種權利的。(芸香  
哼哼。) 你要笑你就笑——

芸香 (打斷她的話) 謝謝你，我就沒有笑。我不覺得有什麼事值得我開心。

采芹 好啦，笑不笑由你。說實話，我還真妬忌你。(拿起芸香的手。芸香看了愛玉一眼，又趕快  
回過頭聽她講。) 你曉得，我整個兒的心都在敬德身上，可是一做起事來，我對不住他的地  
方，真還不知道要多多少少。有什麼法兒？我這叫人小心大。我怕的是他有一天會不原諒我，

那可糟透了。不過我活一天，我愛他一天，我求他原諒我一天。我要他隨時隨地原諒我。我們這身子遲早會有一天頂不住的；病啦，死啦，什麼不是一天緊似一天，逼得你一頭雞皮疙瘩，鬧得你連胭脂粉兒都不好意思搽上去。身子算不了什麼，反正人總有咽氣的那一天。要緊的是精神，精神一離殼，剩下一個空皮囊，活着就別提多不掛勁！打我跟欲德認識的那一天起，我就欠了他一大堆的情分。我要是不愛他，不崇拜他，單單這筆子債，也就夠我受的了！想想看，他要是不原諒我，我要是不愛他，我們倆不早就鬧翻了嗎？

芸香 你太感情用事——我就實際多了。

采芹（坐下）問題在誰幸福。就算我感情用事，可是你實際來實際去，有我感情用事的那麼一半兒好嗎？

芸香 你這叫強詞奪理！我同情那原諒人家的人，至於那受人家原諒的人，如同你罷——  
采芹 你呀，你跟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就差不了許多，眼裏祇有自個兒好；照這樣兒看來，就是

若清跟你好，你也不會幸福的。

芸香（又是驚，又是怒）就是你是什麼意思，就是？

〔她盯住采芹，看看黛玉，然後又轉回采芹。〕

采芹（微笑）算我沒有說，取消就是兩個字，怎麼樣？聽我講，現在你有機會原諒別人，就夠你感天謝地的了！

芸香（站起，對着她，差不多勝利的神氣，完全以為采芹錯了）我曉得我到你這兒來，你就要替他說情。

采芹（微笑）你誤會了我的意思。我這半天是在盡力替你說情。

芸香 謝謝你的好意。你比我還需要人家說情。

楊（驚懼，站起）芸香。

芸香 我從前瞎了眼，找到你這樣兒的女人幫忙！

采芹（站起）這麼看起來，我們還是暫時不談的好。

芸香 你不談，你可禁不住我談。

楊 芸香（坐回沙發上。）你今天話說的太多了。采芹講的話不是沒有道理，對你也不是不好，是你自個兒聽不進去。我們還是走罷。

采芹 我得請你們倆原諒我，我回頭還有一個約會。

【芸香向愛玉示意。

芸香（向采芹。）不管怎麼樣，我現在一定要把事弄個明白！

【華歆德從左門進來。他是一個強壯可愛的直性男子，坦白，敦厚，一心相與。

華 對不住，原來有客人。

采芹 沒有什麼，進來罷，歆德；是愛玉和林太太。

【華歆德往前走，楊女士和林太太同他說：「好呀！」他問候她們。采芹俯在寫字檯上面寫東西。

華 我來問一下采芹，她今天晚上想不想去聽戲。

采芹 聽戲還有不歡喜的？我真想去哪。（她暗示華歆德，她要林太太同楊女士離開。她寫完了，走到他身邊。）我忙得很，回頭還有客人來。（把她暗裏寫下的紙條子偷偷遞給他。）林太



太跟楊小姐正要走。你現在做什麼打算？

【芸香又向黛玉示意。

華 我想，我還是到會裏走走，用晚飯的時候回來。

采芹（寬了心）好極了。我到六點半就沒有事了，你曉得，趙太太的小姐要——要給人牽紗——事情多着哪！你用不着急急忙忙往回趕。

【她向他甜甜地笑了笑，走出右門。他偷偷看了看紙條子。

芸香（站起，走向敬德）敬德，你會上要是沒有什麼要緊事，讓出半點鐘跟我談談，成不成？

楊（站起，走向芸香）芸香，你自個兒忙不過來，你還約別人算了，我們走罷。

華（讀完紙條子，忍住笑，同時感到不安）說真個的，——真的——芸香——我不清楚——

我們後天再談罷——

芸香 我不是說在這兒！我知道采芹給你寫了一個條子，叫你攆我走，不對嗎？

華（笑）對的。——你曉得，她有一個約會（好玩兒地讀着紙條子）「打發芸香走，我要屋子

用。」

芸香 六點鐘用這屋子。

「她向楊女士示意地瞥了瞥。

華 (不在意)是嗎?

芸香 用這屋子招待若清。

楊 芸香!你怎麼的了!

華 不是若清,是趙太太,商量她女兒給人牽紗的事。

芸香 要是趙太太的話,采芹何必打發我走?趙太太跟我是頂要好的朋友,別說是她女兒牽紗,就是她自個兒牽紗,也用不着瞞我。

華 (依然怡然)我想采芹總有采芹的理由。她不高興說就是了。

芸香 我知道采芹六點鐘,在這兒,跟若清有一個約會。

楊 你不知道,芸香!

芸香 我知道。

華 (依然怡然) 無論如何，這是采芹同若清的事。不是嗎？

芸香 你知道若清罷？

華 自然啦！

芸香 當真？

華 我知道不知道，難道你還要我告訴你嗎？我不單只知道若清，我也知道采芹！

芸香 采芹跟若清天天兒見面的。

楊 (插嘴) 芸香這樣兒想。

華 你講什麼？

芸香 我講我知道的！你現在祇要肯跟我在這兒多等幾分鐘，就看得見到底是誰來。采芹說

是趙太太，你看罷，準是若清！

華 聽你的話，你丈夫一定會來的。其實若清也好，趙太太也好，反正采芹回頭有事就是了。我

看我還是到會裏去好點兒。

芸香（不快活，惱怒）哼，你真就不在乎，難道？

華 芸香，我自然在乎。差不多每個做丈夫的，祇要聽到你男人跟他太太天天兒見面，就不會放心的。不過說到采片跟你男人，我想你消息的來源不會可靠；就是可靠，也不會真有這當子事。

芸香 你曉得若清跟我離開兩個月了嗎？

華 采片對我講過了。

楊（看她的手錶）現在就要到六點鐘了。走罷，芸香。

華（走向左門）對不住，我得請你——

〔捺門旁牆上的電話。〕

芸香（走向他）敬德，看你我自小兒交情的面子，請你把我送回我媽那兒，順便在路上我好把話對你說個明白。

楊 (在華的另一側) 華先生，你別跟她去。

芸香 (怒向她) 你這是什麼意思？(向華籲求) 除去你，我在世上就沒有第二個男子幫忙；難道你就丟下我不管，一點忙兒也不肯幫我嗎？

華 (看她一時躊躇，最後) 幫忙當然了，祇要你願意。(陶勤在右門邊出現。華向陶勤) 我的帽子大衣——告訴太太，說我送林太太回去。

〔他走出左門。〕

陶勤 是，老爺。

〔他隨他下去。〕

〔愛玉含意地看着芸香。〕

楊 你這樣做下去的話，我看不久全北平城個個男子都要叫你麻煩到了。

芸香 謝謝你，這是我自個兒的事。我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！你現在打算怎麼着？

〔她坐在左邊的扶手椅。〕

楊 (走向她) 你所知道關於采芹的事，別全告訴華先生。

芸香 想想看！

楊 你這要鬧出亂子來。

芸香 愛玉，我告訴你真話罷；我私下僱人跟若清跟了有一個多月了，他們倆會面的日期，地點，我有一張大單子，要多麼細有多麼細。

楊 你真是的！

芸香 等你有了男人，到了不得不守着他的時候，你就要同情我的作法了。

楊 他們倆在些什麼地方會面？

芸香 就現在我所知道的講，還沒有什麼大了不得的壞地方。可是，天天兒見面，愛玉，天天兒呀！

楊 你真要告訴華先生嗎？

芸香 我還不清楚我該怎麼對他講。你現在打算怎麼着？

楊 你留到明天再講罷！你得仔細想想才是。

芸香 （僅僅重複）你現在打算怎麼着？

楊 （慢慢踱到中間，坐下）你不要走。我們再跟采芹談談。

芸香 （站起，喜悅）噢，好的！等若清來，抓住她的把柄。

楊 不，我不再也不管這些事了。我不同情你現在的作法。

華 （拿着大衣，站在左門口）好了嗎？

芸香 好啦，走罷。

華 再見，楊小姐。

楊 再見。

〔林太太同華欲隱走出左門。一聽大門關住，采芹急忙走進屋子。她想不到史玉還在，站住，扭轉身子，打算溜出去。才走到門口，愛玉看見了她。〕

楊 采芹！

〔采芹轉回身子，她們的眼睛碰在一起。采芹笑了上來，明白自己逃不掉了。〕

采芹 喲，你沒有跟他們一道兒走？

楊 沒有。

采芹 你今天跟芸香在一起待夠了，是不是？

楊 可是我還沒有跟你待夠哪。

采芹（唱着）「謝謝你！」

〔她用胳膊圍住愛玉，一同坐在沙發上。〕

楊、采芹，你爲什麼不同芸香開誠布公呢？

采芹 我是開誠布公。

楊 沒有，你就沒有說你看見若清。

采芹 喲，原來是這個！

楊 可不是，正是這個！



采芹 我跟他見面也就是一兩次，沒有什麼關係。

楊 正是芸香所說的，——你不肯講真話。

采芹 才沒有的話！我沾到這麼大，還沒有撒過一次謊。我自來就沒有做過一點點傷害別人的事，傷害我自個兒倒是真的！

楊 把真話告訴芸香，讓她相信你。你現在鬧得她到處起疑心。你要是到前門大街走一趟，她就會說你去了天津。

采芹（笑）算了，愛玉，我告訴你真話罷！我盡我的力量叫芸香快活。我盡的也就是我這點兒力量，就是盡力量，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盡法。你說不對嗎？

楊 你今天看見若清來的。

采芹 沒有，我真沒有。

楊 采芹！他方才跟你一道兒回來的！

采芹 爲什麼你要這樣兒想？

楊 你跟他站在臺階那邊，我看見你們的背影兒。

采芹 是了，——你在暗裏偵探我，噯不過，那祇是個背影兒，你偏偏看錯了。

楊 我曉得那是林若清。

采芹 我曉得那不是。

楊 你不是天天兒跟他見面罷？

采芹 當然不是！就是天天兒見面，跟你又有什麼關係？

楊 我們全是朋友。你叫芸香醋到不能再醋的地步。

采芹 那全是她自個兒的錯兒，不是我的錯兒。

〔陶勤從左門進來，拿着一張發票。〕

陶勤 太太，外面來了一個夥計，挾着一個紙盒子，拿着這張發票來收錢。

采芹 (接過發票) 一個衣服匣子？

陶勤 是的，太太。

采芹 愛玉，那件披肩可愛透了！才要三十塊錢。我方才路過看見，就進去買下來了。你歡喜披肩嗎？說是上海時行得很。

楊 (不感興趣) 聽說是。

采芹 我叫他們送到家裏來拿錢，以為他們至早也得明天送來，那兒曉得他們送得這麼早。我身上就連一個銅子兒也沒有！

楊 方才你不是講，你打牌贏了五十多嗎？

采芹 沒有，沒有的話，愛玉是你聽錯了。我輸了五十多。(向陶勤) 你告訴那舖子夥計，說太太不在家，他要是不肯留下衣服匣子，叫他拿去回頭再送來好啦。

陶勤 是太太。

〔他接過發票，走出左門。〕

楊 你方才說你贏了的。

采芹 哎呀，你這人真叫麻煩！一件事不敢叫你纏上了，纏上了再也不肯放鬆！活活跟個小哈

巴兒一樣！我方才說我贏了，因為我不願意叫芸香曉得我輸；我從來不肯當着芸香丟這個臉的。（笑，掀起愛玉的胳膊。）再會罷！

楊 我還不要走哪。

采芹（催促）你得走。我還有一個約會。

楊 跟林若清。

采芹 不是林若清。

【陶勤進來，說：「林先生。」林若清隨着進來。看見楊女士，他喫了一驚，但是立即掩飾住他的驚訝。

采芹（急忙走向他）喲，真想不到！

林 想不到？難道我來早了嗎？

采芹（指着愛玉）嚟！可不是，想不到。（林望了望愛玉，做了一個有趣的鬼臉。）我可祇能陪你

談幾分鐘話。我還有一個約會，不是嗎，愛玉？

【他們握手。

林 好呀，愛玉！

楊 (冷冰冰的) 若清，你怎麼樣？

林 芸香怎麼樣？

楊 (不曉得說什麼好) 很好——至少還不很——可不是，她當然很好！她離開這兒才不大一會兒。

〔她故意添上這句話。〕

林 噫！真不湊巧，我就沒有能碰見她！你看到她，對她講，說我問候她，說我知道她好很高興。

〔他走向鋼琴，坐在琴凳上，彈琴。〕

楊 (站起，生氣) 我才管不着哪！

〔她打算離開這屋子。林唱着他所彈的流行電影歌曲：Good Night 一類的東西。〕

采芹 (伸出手) 再見。

楊 (假裝沒有看見她的手) 再見。

「她走出左門。」

采芹（走向鋼琴）她們倆全看見你跟我在一起了。

林（仍然信手彈琴笑）沒有罷！真看見了嗎？

采芹（笑）看見了。這可一點兒也不好笑！芸香在喫醋哪。

林（住了手）她有權利喫醋嗎？難道她要我一個人坐在客廳坐兩個月，伸長耳朵，聽她捺門鈴兒響嗎？

「他繼續彈琴。」

采芹 她們曉得我們天天兒見面——至少她們這樣想。我們沒有嗎？

林（彈着琴）沒有。

采芹 才不是，我們天天兒見面來的！我們沒有天天兒見面嗎？

林（不彈了）好，天天兒見面，你這是逼我說真話。

采芹（走向沙發，坐下）瞎編排沒有用的。我沒有什麼對不起人的——我的動機再正當也

沒有。

林（走向她。）采芹，我一聽到你的動機就頭疼。

〔他倚住沙發的扶手同她談話。〕

采芹（笑。）你曉得，芸香就不該喫我的醋！

林（懇切。）你現在不會聽她打攪我們的——

采芹（打斷他的話。）若清，你歡喜我歡喜到什麼程度？

林（微笑。）我不敢說。

采芹 別說笑，說真個的！

林 我是說真個的！

采芹 我相信你歡喜我。

林 我歡喜你！

采芹 我也歡喜你歡喜我。

林（把手放在她沙發扶手的手上。）因為？

采芹（慢慢抽出手。）我歡喜男子歡喜我，問我為什麼，我是什麼也不為。

林（有點兒難受。）什麼也不為？

采芹（好玩兒的。）我歡喜這個調調兒，一則爲了我，二則我以為這對於敬德是一種恭維。

林（譏笑。）噢！噢！我說就是哪！采芹會這樣大方！

〔他轉到右邊的椅子，拉過來，坐在她的對面。〕

采芹 不過跟你另外還有一個理由。

林（扯近椅子。）怎麼樣？

采芹 你當然明白我爲什麼常常跟你見面。

林 你是我的朋友。

采芹 我相當同情你。

林 這幾個月以來，我僅有的那點兒幸福就是你了。



采芹 別做文章！文章一成四六，決不會真切。讓我告訴你，爲什麼我今天下午約你到我這兒來。

林 (拿起她的一雙手)爲的叫我幸福！

采芹 (抽出她的手，半嚴肅地拍着他的手)是的。(他把身子斜向她)讓你明白如今你該到芸香那邊請她回家來了。

林 (跌進他的椅子)瞎說八道；芸香方才吵吵鬧鬧，一定把你吓唬住了。

采芹 我有什麼可吓唬的？我每次約你到一個地方，都存下心幫你倆說合。你不知道，芸香才崇拜你哪！

林 她的作法可夠古怪的了。

〔他站起來，過去倚住壁爐架。〕

采芹 一個女人一個作法。祇要她真心愛她男人，什麼作法都可以。

林 我可不要芸香那樣愛我。我受不了她的作法。

采芹 你自個兒聽聽！你待芸香多不公道！我現在倒有點兒同情她了。就算她愛喫醋，就算她愛發脾氣——一個女人不喫醋，不發脾氣，還算得了女人嗎？

林（笑）不過她應當相信我，跟你一樣。

采芹（笑）我可不是你太太呀！我要是跟你結了婚，一分鐘我也不會相信你的！

林 你相信欽德嗎？

采芹 當然相信。

林（笑）我也相信芸香。

采芹 噢！可是牛頭不對馬嘴，簡直不是那麼一回子事。你相信芸香，因為你就不關心她，我相信欽德，因為——好，一句話，他是個君子人，我崇拜他！

林 無聊！

采芹 芸香證明她愛你，非常愛你！她原諒你。愛到能原諒，天下就沒有幾個人配，也沒有幾個人有這種愛情大呀跟海一樣大，深呀跟海一樣深。你就是那少數走運的一個——（他走）

向她。可是我們誰配？祇要她說的話有一半兒真，別人說你的話有四分之一真，你都應當跪過去求她回來——萬一她答應你回來，你真是謝天都謝不及，不用說別的！

林（坐在沙發扶手上，微笑）她會回來的！她離開我不止一次了！

采芹 你愛她，若清？

林（信口說來）我愛你！

采芹 瞎說八道！我說真個的！答應我你明天到芸香那兒去請她回來。

林（滑到沙發上面）還太早——再等一個月好了！

采芹 那你就丟掉她了！

林 才不然！有些東西跟人跟得死緊，就沒有法子丟掉——不信你試試瞧！

采芹 我跟你談正經哪。

林 一定是她催你來的。

采芹 沒有的話！她傲氣得很。她絕不指望我說你說得心回意轉。沒有一個女人肯跟叫化子

一樣，打另一個女人手裏頭討幸福的。她也許心裏頭感激我，不過，要她當着人說她感激我，哼！她的骨頭沒有那麼賤。像芸香那種脾氣，不出半個月我敢說你們會又吵嘴的。說真個的，你得叫芸香想，一切出自你的心願，是你自個兒求她回來，是你沒有她就活不下去。（他吹口哨。她站起來。）你打胡哨好了，可是像芸香那樣好的太太，你這一輩子就別再妄想！聽我說，叫她相信你需她回來。叫你自個兒相信你需她回來，那時候你就曉得你多幸福——先是叫她幸福，其後是發見你還算好人。

〔他握住她的手；她急忙抽出，坐在遠處對面的椅子。〕

林 你到那邊做什麼？

采芹 我覺得坐在沙發裏頭有點兒太擠了。

林 你真不要我看望你來了嗎？

采芹 當然。

林 哼，我還沒有那麼傻。把她苦央求回來，同時把你丟掉，算了罷，那種幸福我寧可不要！

采芹 就是同情，你也不用妄想我會給你。你要想討我歡喜，頂好你寫這樣一個小條子給我：  
「采芹，我以為我愛你，其實是我的心沒有地方好攔，一直在瞎跑瞎撞。多謝你提醒我，把我的心放回原來的地方。我真正的幸福是讓芸香幸福，祇有你看到這一點，祇有你清楚我多愛她。謝謝你。」

林 你這不是活活拿人開心，這那兒像我寫出來的東西！

采芹 不像你傻裏傻氣的舊我，像你多情多義的新我。你要知道，這樣一來，你用不着破費一文錢，就可以得到一個實實在在的女朋友。我想，你平時總不免要大破費一氣的。

林 采芹，那些老話用不着提了！

采芹 那麼，你不去芸香那兒求她回來？

林（站起）我不去！

采芹 若清！我的友誼全在你跟芸香言歸於好！

林（走向她）要是我答應你，我還可以看你來嗎？

采芹 可以。

林 (想像芸香在他旁邊) 好啦，芸香，我的活寶貝，饒了我罷！到我這兒來，在我旁邊坐坐——  
坐五分鐘——好！我去求她就是了！明天在那兒會？

采芹 水榭？

林 不好，還是到你這兒來罷。什麼時候？

采芹 (站起) 四點鐘——來告別的！(她當真這樣想) 明天可是末一回了！

林 好！就算是末一回罷，瞎子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好了。我敢跟你打賭，明天你把我打發走，你  
知道會有什麼事發生嗎？

采芹 (怪有趣的) 不知道。什麼事？

林 不到一兩天，你會又把我找回來的！

采芹 (笑) 爲什麼？

林 因爲你就不清楚你多歡喜我，你說不是嗎？

采芹（走向寫字檯）真個的！

林（隨着她）當然不假！就讓你自個兒不肯承認你歡喜我，反正我歡喜你，你是清楚的。

采芹（回身向他）可是我承認，而且我感謝，我歡喜你待我好。

〔她把檯旁的椅子拉到面前。〕

林（推開椅子）「待你好！」

采芹（拉回椅子）是的！所以我要報答你，設法叫你幸福。

林（芸香的醋勁兒吓唬住了你，好在明天你就會忘掉的。

采芹（真還不懂他是什麼意思）你的意思是——？

〔她天真地，疑問地看着他，他帶着笑，領會而又不相信地看着她。兩個人全不言語。華歆德從左門進來。他望望她，望望他，然後露出愉快的神氣。〕

華 噢！好呀，若清？

林 歆德，你好。

「兩個人站着，感覺不自然，沒有話說。」

采芹（坐在右面的扶手椅。）坐下來罷，欽德。

「他坐在樓旁的椅子。林坐在沙發上。大家沒有話說。」

林 你平時回家都這麼晚嗎？

華 不的。也就是偶而罷了。

「大家依然不自然，沒有話說。」

采芹 你買到戲票了嗎？

華 沒有，我忘掉了，我沒有到會裏去。我回頭打電話也成。（隨便一問。）趙太太走了嗎？

采芹 誰？

華 趙太太。你說——

采芹（打斷他的話。）趙——？噢！可不是她走了。

「大家不自然，沒有話說。」



林 你到會裏去了嗎？你忙得很。

華 (隨便一說) 沒有去。忙是忙些。國事一團糟，誰也不好意思閒着。能像你逍遙自在就好了。

林 (難堪) 那兒的話。

華 我方才把你太太送到她母親那兒。

〔越發不自然了。采芹和林交換眼風。〕

林 (半幽默) 我聽說芸香近來很好。

〔沒有話說。〕

華 倒說，你喝汽水嗎？還是啤酒，還是什麼的？

采芹 茶，好嗎？

林 茶？——那簡直是毒藥！謝謝，都不用了，我該走了。

〔全站起來。經過短時的不自然，華作了聲。〕

華 真個要走？

林 我要一個人用我孤零零的晚飯去。

采芹 這可是你的錯兒！芸香又會燒菜，又會管家，我看你還是趕早兒把她請回來罷。

林 芸香當着外人原本不壞（握手向華）對不住，說不提我的家事，又提起來了。華太太真好，幫我出了不少主意。再見！

〔他往外走。〕

華 我想她的主意不會壞的。你還是聽得好！

林 也許聽！——這要看情形了（向采芹）Good-bye!（向華）Bye, bye, 敬德！

〔他笑着走出去了。華和采芹彼此望着——采芹是一肚子疑問，華是一肚子迷團。〕

采芹 怎麼樣？芸香又伏在你的胸脯兒哭來的嗎？

華 沒有哭，倒著實抓了幾下子。

采芹（一半有趣，一半同情）你的意思是——？（陶勤進來，拿一封信遞給她）什麼時候來的？

陶勤 來了有會兒工夫了。太太方才說不叫打攪，所以沒有送進來。

「他走出去，華迅速地，尖銳地看了采芹一眼，但是她沒有覺到。

采芹 爹來的！他該不會馬上又要錢用！

華 你兩天前給他匯去了多少？

采芹 （走向寫字檯，拆開信。）不是我，是你，大好人，給他匯去了一百塊錢。我在月初就把我們每月接濟他的錢給了他了。

華 全化光了！他這星期準又是買馬票買窮了！我們沒有多餘的錢給他。采芹——你近來真是天天兒跟着清見面嗎？

采芹 （讀着信。）沒有——是的！（看着他。）我說沒有，真個沒有！

華 （微笑。）到底是沒有，是沒有——還是隨我挑？

采芹 （帶笑。）不錯，我看見他來的。我有點兒替他爲難。——爹手頭兒又窘了。

華 那是老話，我在說新的。芸香喫你的醋。

采芹 （看着他。）你，你也喫林若清的醋嗎？

華 沒有的話！

采芹 (跑過去，吻着他，把他推到沙發上。) 你真好！這就是我對於芸香的答覆——爹又要錢用！

華 不到下月，我們不匯錢去，一個銅子兒也不給他。這兒來！(他叫她坐在他身旁沙發的扶手上。她拿胳膊圍住他的頸子，貼住他。華繼續說下去。) 上一個月，你沒有天天兒跟林若清見面，有沒有？

采芹 沒有。

華 你沒有跟他約好了在水榭，濠濮間，別的什麼地方會面，有沒有？

采芹 芸香喫醋簡直喫糊塗了！她想到那兒去了！我跟林先生在一起，完全爲了芸香好，想幫他們夫婦倆說合好。

華 就算是罷！可是，那些地點是真的嗎？

采芹 全是騙人的！

華 (用胳膊圍住她的腰。)我想你愛我比什麼人都愛，是不是？

采芹 比什麼人都愛，天王爺，地王爺，觀音菩薩，送子觀音。可不是，送子觀音也比不上我愛你！

【她一面笑着，一面和他親熱。

華 我相信你跟你的動機。可是我不相信林若清——所以我希望今天他來是他末一回，采芹。

采芹 (站起，有點兒不安)是啦。

華 你說，他沒有對你作愛嗎？

采芹 (靠住椅背，對着他)沒有。

華 沒有一點點兒表示？

采芹 (微笑)好——也許——一點點兒——不是當真。

華 (站起，生氣)我就看準了他要有這一手兒！混賬東西！采芹，我從前聽他講，祇要男子勾引得法，天下就沒有什麼叫做正經女人。

采芹 你們男子不敢見女人歡喜另外一個男子，一見，總要想法兒糟蹋糟蹋他。

華 我這次講的話，你不清楚，我可清楚。

采芹（帶着尊嚴）我按他的行為裁判他。他也許會叫我相信他挺歡喜我——他應該歡喜我。我嘍，我原本就待他不錯，——他歡喜我，自然嘍，我歡喜人家歡喜我。（微笑）再說，你有一個惹人家眼紅的太太，我覺得是一種驕傲。林先生要是對我表示——嗯——什麼敬重——愛的話，那對你正是一種恭維。（華笑了起來，覺得極其有趣）不過他並沒有侮辱我。

華（微笑）那是你的錯兒。你是那類他就不信人世會有的女人，所以他還決不定用什麼戰術進攻好。

采芹 除非他是聾子，瞎子，他應該明白我跟他來往——也就是有限幾次——完全是爲他們夫婦說合。

華 他這種人，你說對了，就是聾子，瞎子，他不聾不瞎的時候，一定是他起壞心思的時候。他天生就不信什麼友誼，博愛，慈悲那套兒動機的。采芹，我看你還是不要管了罷！

采芹（把信放在寫字檯上，坐在轉椅上）芸香一定吓唬住了你！

華（走開）一點兒也沒有；她怕你上了她那寶貝男人的當，我祇笑了笑。可是我總覺得你這樁事做得又不聰明，又危險——原諒我，采芹——又十分傻。說實話，已經有人以為你天天兒在跟林若清見面。自然你沒有！可是那有什麼區別！你要是繼續跟他來往的話，下一個月人家會以為你一天跟他見兩次面了。像林若清那樣的男子，一個女人要想跟他來往長久，臨了好歹總要喫個大虧。（他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，親愛的模樣）不到黃河不死心，可是到了黃河跟前，不管你原來存下什麼心，你多原諒自個兒，你的親人多原諒你，世人可管不了那許多，你就是打多少桶水也洗不乾淨的。

采芹 我沒有想到你們男子這樣看不起你們男子。我以為天下就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壞人！男子就讓再壞，他也該有點兒良心，有點兒好處，祇要一個女人心誠，總可以感化他的！

華（微笑）算你有理，不過請你還是讓芸香去感化林若清好了。（走開）你一定安排好了，明天再感化他一次，是不是？

采芹 沒有的事！不用說，這一定是芸香的猜測！

華 得了，別管是誰說的，反正從今以後他不來就成了。你沒有約他明天來，就是他來，你也不見，是不是？

采芹 一點兒不差！（微笑。）我今天告訴他，以後不再見他了，你猜他說什麼來的？

華 我猜不出來。

采芹 他說我會回心轉意，請他來的。

華 萬一再請他來，你曉得他要怎麼做嗎？

采芹 不曉得——他怎麼做？

華 十有九他把你摟到懷裏頭，親你一下子！

采芹 他決不敢！

華 他以爲你丟不開他，有什麼不敢的！

采芹 我不信！



華 好在他不會來的，就算我白說好了。不過，采芹，我們倆今天這番話，不能不說有點兒嚴重，至少，我是相當嚴重的。

采芹 (走向他，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，可愛的模樣) 今天我們還是頭一回吵嘴。

華 (把她擁到懷裏頭，——她倚住他) 也是末一回！

采芹 阿門！

華 (十分嚴重) 我相信北平每個健全的丈夫跟我的看法全一樣。林若清對別人太太的慫慫是一種侮辱，我用不着他慫慫。

采芹 (離開他的胳膊，一面淘氣把他推進一把椅子，一面坐在他旁邊沙發的角落) 得了，聽我做女人的最後一句話，我還是覺得你待他不公道——不過，公道也能，不公道也能，我反正愛你就是了。

華 我覺得倒是不公道些好！

采芹 忤德，我曉得你因為愛我才這樣不公道。我不怕你——該怎麼說呢？我不怕你厭煩我，

我怕的倒是你——跟我太熟了。

華 祇要你還是你，我總不至于有問題的。倒說，你父親怎麼樣了？

采芹 他祇要三十塊錢；他說他等着用。我們給他好了。

華 我看還是不給的好。我們一向總是拒絕了不算話，臨了答應了拉倒。鬧久了，他簡直就不拿錢放在心上，任性兒胡來，反正有我們在後頭給他撐腰。這回不就是不，我決不改口。

采芹 (埋怨)你真不送錢去嗎？

華 我不送，你也不許送。

采芹 瞎，我連一個銅子兒也沒有。可是他說他有急事，等着錢用。

華 還不老是那一套！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一走過賭場就忘了命，不管好歹，進去亂來一陣子。我們現在不給他一個教訓，趕明天他真有了急事，那時候就是一千個三十塊錢，也來不及救他了。

采芹 可是他答應再也不——

華（打斷她的話。）采芹，他答應，他發誓，不知道有多少回了，你就不用妄想他記得住，改得掉。不是今天買馬票，就是明天進回力球場，——要不準是在什麼地方跟人兩毛錢賭一盤棋。鬧來鬧去，我們總得有一天要他不胡來！與其等到那一天，倒不如現在就請他不胡來的好！

采芹 不過，欲德——

華（打斷她的話。）看你，采芹！你曉得我多難拒絕你。

采芹 這祇是——

華（打斷她的話。）你總不會不相信我的判斷力，再說你父親那邊，荒唐了半輩子，也該有個了結。三十塊錢不是個大數目，我們用來做藉口，也沒有什麼要緊！好了，我們說別的罷。

采芹（半幽默，半頹喪。）唉，我猜我們也得說別的了！

華 我的好采芹，你得盡力諒解我，我不過是要大家好。

采芹（嫣然一笑。）你是對的。我祇是有點兒替父親難受就是了。

〔陶勤從左門進來，拿着發票和一個匣子。〕

陶勤 (咳嗽) 呵啞! 太太, 那舖子夥計又來了。

采芹 (接過發票) 噢, 我的披肩好了, 我看看再捺鈴叫你來。匣子放在椅子上好了。

陶勤 (把匣子放在左面的椅子上) 就是, 太太。

【他走出左門。

采芹 (微笑, 不安) 我差不多跟爹一樣壞!

華 你今天打牌輸了?

采芹 沒有輸, 我今天就沒有打牌, 可是跟輸錢也差不多, 我看中了一件披肩, 歆德, 一件頂瓜

瓜頂瓜瓜的披肩。

華 (笑) 采芹!

采芹 別笑, 歆德! 說真個的, 比大前天我買的那一件要時樣兒多了, 我原不想要來的, 不知道怎麼心一動, 就叫舖子人送來了。送來了, 我又一塊錢也沒有。

華 (挑逗) 退回去好了!

采芹 噢，你決不會那麼沒有心肝！——再說，人家舖子把我當成什麼人了？

華 （取出他的皮夾。）多少錢？

采芹 （稍爲遲疑了一下。）三十塊錢！

華 （不禁有些疑心。）正是你父親要的那個數目。

采芹 你拿三十塊錢給爹，我就退回這件披肩。

華 不，采芹。你曉得我不是不給你父親錢，是原則上不應該。我沒有現錢，我給你開一張支票好了。

〔他尋找支票簿。她急忙拾起檯上的支票簿，藏在背後。〕

采芹 你的支票簿子在你書房。

〔她揀檯上的電鈴。〕

華 我想你的支票簿子也許在這兒？

采芹 不在這兒。還是老樣兒，早用完了！

華好。

〔他走出右門。陶勤進來。〕

采芹（打開匣子）陶勤，叫那舖子人來。

陶勤是，太太。

〔他走出左門。〕

采芹（取出披肩，看着，讚美）多漂亮！嘆了一口大氣，拿牠放進匣子，開始重新挽結。夥計進來。）你把這件披肩拿回去，對你們老板講，說我是歡喜牠的，不過我們老爺一點兒也不歡喜，一定不要我買，沒有法子，你祇好先拿回去，等過兩天，我再去找一件好啦。

夥計是，華太太。

〔他拿起匣子，走出左門。采芹坐下，急忙寫信。華拿着支票進來。采芹藏起她在寫的信。〕

華（走向寫字檯）支票寫好了，就剩下上款沒有填。發票哪？

采芹 上款填上我的名子，交我用好了。

華 爲什麼？

采芹（半窘半微笑）噢，敬德！我撒謊來的！披肩其實是十五塊錢，我留着另一半兒還有別的用處。你可別生氣——

華（笑）我沒有生氣，不過你知道，就是撒小謊我也不歡喜。爲什麼你不先告訴我你手頭兒窘呢？你拿去這張支票，我另外給舖子開一張好了。

采芹 你用不着另外開，這就夠了。那舖子人回去找零頭兒去了——我叫他去的。

華（填好支票，遞給她）采芹，你不要拿這給你父親。你要那樣做，我不答應的。

采芹 決不決不敬德，你放心好了。（接過支票）好，你現在該去換衣服了。我待一會兒也就要換的。你曉得，你向來換衣服，特別是臨到打領結，比我還要慢許多！今天晚上的戲，碼子又硬又長，我們還是早點兒用飯，早點兒去的好。

華 你是說出去用飯嗎？

采芹 出去用飯不好嗎？算你放我這管家婆一頓飯的假，不好玩兒嗎？

華 好，我換衣服去。我敢跟你打賭，不等你換，我就換停當了。

「他急忙走出右門。」

采芹（叫檯上的電話）東局一四五六（重複）一四五六（一手寫着她沒有寫完的信，一手握着耳機聽。略緩。）你是林公館嗎？林先生在家嗎？我是華太太。（一邊聽電話，一邊寫信。）

噢！是你嗎？是的——是的——噢，別胡扯！我打電話給你，是說我明天有事，對不住，我們的約會祇好取消了！取消了，聽明白沒有？不可能！一定取消了，一定！（急忙接着道：）再見！（掛上耳機，寫信稍緩，電話鈴拼命在響；起初她不睬理；隨後，她衝着電話做了個鬼臉；最後她拿起耳機。）你是電話局嗎？沒有人串我的電話。不用着替我接。對不住，我掛上了。我沒有事了！你用不着再給我們接上——你就說線忙好了（掛上耳機）多麻煩！說也說不清白（捺電鈴，重新在支票上簽了一個字，連信一同裝進信封。陶勤進來，她寫着封面上的地址。）你拿這封快信趕到東車站的郵局寄出去。我要這封快信今天晚上就寄到天津我父親那兒。

陶勤 是，太太。



采芹 你清楚這封信到底是今天晚晌到，還是明天一早兒到？

陶勤 太太，不是今天晚晌，就是明天早晌。

采芹 (微笑) 你這不叫廢話！快去罷！

〔陶勤走出左門。華穿好衣服，急忙從右門進來。他餘下領結沒有打好。采芹急忙站起。〕

華 誰先完？

采芹 (笑) 噢，算你贏了！不過，你在這兒打領結，我馬上就——

華 (打斷她的話) 我來就爲叫你給我打領結的！

〔他站好了等她過來。〕

采芹 (一邊說話，一邊挽領結) 我撒的那點兒謊，你不介意，你原諒我，是不是？

華 祇要是你末一個謊，我就原諒。

采芹 我末一個的末一個。

華 別再撒那些騙不過人的小謊了。你覺得撒謊開心，可是我賠了不少罪受！

采芹 我再也不撒謊了！真的，再也不了！我打開籠子，把謊全放出去了！

華 你真愛我嗎？

采芹 你曉得我多愛你嗎？

華 你說說看。

采芹 海頂深的地方有多深？

華 跟你愛我的愛一樣深。

采芹 喲，你這壞孩子！你偷了我的話去好啦！（領結挽好，她高高興興把他推進櫃旁的椅子。）我幫你打好了領結，你也得幫幫我的忙才是。（她勾住他的領子，溜到他的膝蓋上面，彷彿一個小孩子。）我把袁媽打發出去了，你可得到裏頭幫我穿衣服。

〔兩個人快快活活，笑做一團。

幕落。



第二幕



星期六下午。午飯用過不久。

景和第一幕相同。采芹和華歆碰坐在沙發上喝茶。開幕的時候，華正好把茶杯放在几子上。

采芹 啟德，你要不要抽煙？

「她把茶杯放在身後的寫字檯上。」

華 要的。

「他從檯上煙匣取出一支雪茄。」

采芹 拿給我。（她接過雪茄，從檯上拿起一把小刀，削尖雪茄的梢頭。）足足六年了，祇要你當着我抽煙，就沒有一枝雪茄不是我削的。你說不是嗎？

華 難道你沒有給別人削過嗎？你沒有給——林若清削過雪茄罷？

采芹 才沒有過！他就抽紙煙。

華 (有趣地) 這是你不給他削雪茄唯一的理由嗎？

采芹 看你把話說的！我猜你有點兒喫醋他的醋。(拍着他的手) 我還就愛你這樣兒。

華 你愛我就愛我好了，我可一點兒喫醋的意思也沒有。

〔他站起來，從櫃上拿起洋火點着他的雪茄。〕

采芹 下午你不到會裏去了罷？今天是星期六。

華 本來可以不去的。不過老王跟我還有點兒事商量。

采芹 那你去罷！會裏的事不好擔攔的。下星期五他們約我們喫飯，我說我們要到城外走走，給辭謝了。現在我倒後悔不該辭了。

華 我們下星期五不出門；不還約下別人在家裏喫飯來的嗎？

采芹 是的。不過我覺得說出門像是好聽點兒。再者，這麼一說，我們不請他們來也就說得過

去了。王太太一定納悶兒我們到城外什麼地方去，你說不是嗎？

華 可是萬一他們下星期五看見我們怎麼辦？

采芹 他們心想我們還沒有走哪。

華 要是老王下星期六早晌遇見我，又該怎麼講？

采芹 他心想你趕早車回來了。

華 爲什麼不把實情告訴他？豈不直截了當多了。

采芹 早知道你這麼想，我也不告訴你了。你不用在這上頭費心思，沒有關係的。

〔華過去想吻她，她攔住他。〕

華 （坐在她旁邊）爲什麼不許？

采芹 我覺得我親你親得太多了。我這鋪子就祇賣一樣兒貨，你不嫌貧氣，我到嫌貧氣了。

（華笑）與其等你來買，我拿不出好貨，還不如自個兒推銷的好。

〔她正要吻他，陶勳進來了。他們離開了些。〕



陶勤 林太太來看老爺。

采芹 (向華) 芸香來了！(向陶勤) 請她到這兒來好了。

陶勤 是，太太。

〔他走出去。〕

采芹 (容光煥發) 她準是來告訴我們他們說合好了！

華 我要是她，索興跟林若清離了婚拉倒。跟那樣一個男人在一起，有什麼好處？

采芹 謝謝天，女人不全愛一模一樣的男子！那麼一來，這世界真還不曉得要亂成什麼樣子！

〔陶勤進來。〕

陶勤 林太太叫我講，她要見華先生。

〔采芹和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又莫明其妙，又覺得好玩。采芹做了一個鬼臉。〕

華 好罷，你去請林太太進來。

陶勤 是，老爺。

「他走出去。」

華 又是什麼麻煩事！

采芹 他們倆準是又吵嘴了！這回一定是林若清不對。

「林太太進來。」

芸香 （不看采芹，向華。）你好？

華 芸香，你好？

采芹 芸香，你好？請坐。

芸香 我要跟歆德談會兒話。

采芹 什麼？

芸香 我要單同他一個人談談。

采芹 爲什麼？

芸香 那是我的事，采芹——也許，是他的事！

采芹 哦，真個的！我現在可真要喫醋了，說不定做出什麼吓人的事。（微笑）敬德，你可別把我放在心上。我是說着玩兒的！

（她向他擠了擠眼睛，走出去了。）

華 到底什麼事，芸香？你曉得，我活着就沒有瞞着采芹的事。

芸香 不是你瞞着采芹的事，是她瞞着你的事。

華 （帶笑）我怕都不是！

芸香 （坐在檯旁的椅子上）前天我不過透了幾句話給你——還不是實情。

華 （坐在沙發上）對不住，芸香，就沒有那當子事。我當面問采芹了，——我們向來就是這樣子。你的話她統統否認了。

芸香 你跟羅采芹在一起住了那麼久，我就不信你看不出她——她好撒謊。

華 （站起，生氣）你講好了，我可一句也不要聽。你別仗着你是女人，當着我信口亂扯。不錯，我們是老朋友，自小在一塊玩兒，可是，你要曉得，一切都得有個分寸。

芸香 我那天講，采片跟若清時常瞞着人見面。

華 (重新坐下) 沒有那當子事!

芸香 才不然! 他們是天天兒見面!

華 芸香，我怕你這幾天急瘋了!

芸香 (表面靜靜的，其實心裏活躍着一座火山) 我可以給你證明采片天天兒和若清見面，還可以證明好些你不曉得的事。我說話的那天，他們倆商量好了，若清表面上跟我和解，實際他們更好照常來往。她昨天就同他有一個約會來的。

華 這全是假的，采片給我發誓來的。

芸香 可不是，你吓壞了她，她打電話給若清取消了昨天的約會，你不知道，若清接到電話，活跟瘋了一樣!

華 (站起，走向壁爐，把煙灰彈進爐子，決不相信她的話，嘲笑) 你怎麼會得到這樣機密的消息呢?

芸香（火山有點兒爆發了）還不是打若清那兒！我曉得他們有兩天沒有在一起了——

華（打斷她的話）怎麼樣？

「他好奇地仰起頭。

芸香（站起，轉過身，有點兒難爲情）我叫人暗裏跟若清跟了好幾個禮拜了！

華（驚異，往前走一步）你是說你——（他不便出口）

芸香 對了！（轉回身，隔着寫字檯同他談話）他們這兩天沒有在一起，我還以爲是采芹不跟他好了，我忍不住就想到他那兒——到家裏看看。看見我，他跟餓狼一樣——說我一來就攪了他的好事——說我吓壞了采芹，吓得跟他絕了交——說他正打算跟我和解，至少形式上，形式上跟我和解——可是如今再也不會了！他說我勾起你的疑心，不識好歹，逢人亂講，從今以後，他跟我的關係就算完了——真的完了！永遠完了！他欺負我，他就不明白我要的祇是他的愛——一點點兒愛！

「她倒進籬旁的椅子，手掩住臉，嗚咽。

華（忘記自己，喊了起來）既然他這樣惡待你，你跟着他受了這多的苦，你爲什麼還一死守定了他，愛定了他？我真不明白！

「他一生氣，把煙扔進爐子。」

芸香 有史以來，我這樣癡心的女子多極了，可是，不知道爲了什麼，就沒有看見男子這樣癡心過——我想，這也就是爲什麼你不明白罷。爲什麼他就不肯想想，我爭的是幸福，不是什麼表面形式呢？現在全完了，我曉得他說什麼是什麼，不會改口的——他還對我講，混賬東西活活像個下流人！叫我滾到那……那地方——我學都學不上來！

「她抽噎着。」

華 我倒覺得，你去那地方的話，真還說不定碰見他哪？

芸香（聽見了，但是不明白）什麼。

華 沒有什麼。我在說笑。怎麼樣？（出了一口舒服氣）你覺得好點兒了嗎？

芸香（軟弱無力，依然不明白）好點兒？

華 你現在訴完了苦，心口想必不鬱的幌了罷？明天你就會心平氣和，原諒他了。我叫采芹來好嗎？

【他走向壁爐旁邊的電話。

芸香（站起）你要當着我審問她嗎？

華（停住，扭回身）審問她？（笑）沒有的話——你說的話根本我就一個字也不信。祇要采芹高興，隨便那天就可以駁倒你的猜測的。

芸香（走向他）你看，這兒是我昨天派的人的報告！——還有星期四的，還有接電話線的——那接線的講，采芹怎麼怎麼叫電話，怎麼怎麼取消若清的約會，講了許多怪話！

華 好啦！不要說下去了！我不要聽你講下去——至少，我不要背着采芹聽人講她壞話。我不是一個喫醋的女人，一來就疑心人，抓住點兒邊兒，就漫天漫地討價兒。我是一個老實人，生來就是一個直性子，我不敢說我好，不過我對人還沒有起過什麼壞心思。芸香，你可以不相信你男人，我可絕對相信我太太——我要的就是她的幸福。（他走開了，又轉回身）爲什麼

你趕來告訴我這個，

芸香（結巴）爲什麼——爲什麼？

華（生氣）你說爲什麼？——爲什麼不告訴別人，單單要告訴我？祇要受過點兒教育，祇要懂得點兒做人的道理，祇要想到你我那份兒交情，你就不該跟我講。

芸香 可是我這就是爲了這個才講給你聽的！

華 你夢想我聽了你這番話，就會搖動我對太太的信心嗎？那才真叫做夢！

芸香 我當時，就是現在，我還以爲告訴你倒對你好。

華（不生氣了，完全改換聲音，活像對付一個糊塗孩子）我的好芸香，我一點兒也不原諒若清，可是照你這種作法，我倒奇怪他怎麼受得下去。

芸香 你不明白——我原來以爲你曉得了，我們會合夥兒把他們分開——想個辦法的。

華 芸香，我告訴你，根本我們現在用不着分開什麼人，單就我們夫婦講，也沒有另外想想辦法的必要。



「他重新走向有電鈴的地方。」

芸香 你捺鈴叫誰？

華 你曉得？

芸香 (急忙止住他。)別當着我！我不要親眼看着她丟人！我也用不着公開的報復，公開的勝利。我沒有那種心思！

華 你說些什麼？我簡直不清楚。(捺鈴)采芹會否認——

芸香 (打斷他的話。)也許！可是這些證據就沒有法子駁倒，萬一她否認，我祇有一出你的大門，就到法院離婚的地方去。

「她拿一封套的報告用力往檯上擲去。」

華 (走向他。)你瘋了！萬一你的證據不假，采芹自然會承認，會解釋的。你就不想想，你現在把東西全看做黑的，可是我還沒有瘋，我還心平氣和(微笑)看得出東西原來是什麼顏色。你應當聽我調理才是。(他差不多酷虐地拿起她的手，放開嗓子說話，無論態度聲調，全像一

個做主子的。你明白這個嗎？（她好像覺得痛苦，抽出她的手。）對不住。有種人滿心的好意，可是一做起事來，比起居心不良的人還要傷人。我怕你就是這種人。沒有我的允許，你可不能採取任何步驟。

【采芹帶着一種勇敢的神氣進來。

采芹 我聽見鈴響，我想是有事叫我——不對嗎？

華（走向她）采芹，你進來好啦。

采芹 好！芸香倒底丟了顆炸彈，還是打了張好牌？機秘也能，陰謀也能，不管什麼也能，有我的份兒嗎？

華（稽遲了一下，思索怎麼樣開始）芸香相信——也要我相信——有些錯事——有些壞事——不過我不要聽她講，我要聽你反面的話。我要聽你講，因為我從來就相信你。等你分辯完了，我們倆再想法子平平芸香的氣，叫她不要傷害別人，也不要傷害她跟若清——不過我看若清那方面是難免的了。（芸香故意把檯上的報告向他推近些。他不理會。）芸香說

你跟若清不是常常見面，是天天兒見面。

采芹 你要我否認嗎？

華 (開她一條路) 我要你說真話。

采芹 好，我就講真話給你聽。芸香的話，芸香的猜測，就別提多可笑了！(華扭回身，看着芸香。她看了看他，低頭看着檯面，把文件往他那邊推過去。華不理會。采芹帶着笑。) 這倒像三堂會審，不像嗎？我不明白芸香有什麼權利——

芸香 (打斷她的話) 一個已婚女子關心她男人的無上的權利。還要我往明白裏說嗎？

采芹 謝謝你，用不着你操心！敬德，還有話問嗎？

華 芸香說你跟若清有一個約會——

【他遲疑一下，忘記約會的日子。

芸香 (迅忙) 是前天。

華 後來你打電話取消了。

采芹 她怎麼會曉得的？難道她偷聽電話來的？我的老天爺！芸香可真不得了！（向芸香。）若清，把你氣糊塗了，現在什麼人都成了你眼裏的刺。

芸香 哼！

華 可是當真有那回事嗎，采芹？

采芹 （延宕時間）哪回事？

華 你跟若清的約會，後來打電話——

采芹 （打斷他的話）當然沒有！

華 （開始懷疑）要是真有那回事的話，我相信你很容易解釋的。

〔他指望暗示她點兒意思。〕

采芹 （不知所云）當然了，——可是就沒有什麼事需要解釋！全是假的！芸香，你把我當做什麼人了？你要是把我看做一個三姑六婆，專一拆散人家夫妻的女人，那你才叫瞎了眼哪！你跟男人弄不好，還不夠瞧的，又跑到我這兒來，叫我也不得好過，請問你安的是什麼心思？

「她坐在沙發上，害了怕，急得眼淚幾乎流出來。」

華 靜靜，采芹，這一半是我的錯兒。

采芹 才不是！我曉得那是誰的錯兒！好！我索興直說了罷，林若清我覺得並不怎麼壞！

芸香 噢！

采芹 自然啦，我不該這麼講。可是我一受刺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是什麼話也說得出口！

華 好啦，你別怪芸香，是我做主張要你來的。（向芸香）還是你對。我做男人的看法難免有些——（向采芹）你也沒有錯。遇到這種情形，你自然要這樣回答的。

采芹 我的好敬德，我也沒有別的好話回答。

華 （看着她，過去抄起檯上的報告，握得緊緊的。走向芸香）請你暫時走開，我跟采芹好仔細談談。有你在，總不大方便。

芸香 那還用說？不過，這些文件對我頂寶貴不過——

采芹 （擡起頭，好奇）什麼文件？

「沒有人答應她，她打算看看。」

芸香 你能不能答應我，在歸還我以前，不叫牠落到別人手裏頭？

華 我照你的話做好了。

芸香 (走了兩步，忽然停住) 凡是跟你特別有關係的項目，靠邊都劃着一個紅十字的！

華 (機嘲) 多謝你！

【芸香走出。

采芹 (站起，走向華) 我想我的脾氣夠好的了，這半天聽芸香——

華 (站在她面前，兩手放在她的肩膀上，讓她一直看着他) 采芹，現在你要小心。你曉得我這人，生來什麼也沒有，就是不疑心人。尤其是你，我一直相信，就別想有一點點東西搖得動——可是一搖動的話，就不用再想挽救，任憑外人下多少肥料，加多少工夫，我的信心跟殘了的花一樣，誰也拿牠們湊不出原來好看的花朵。我這輩子還沒有經過這麼一回事，所以你得小心，你說不是嗎？就是一點點岔兒，你也別大意。我的生命祇有兩道亮光，一道是你一

道是國家，合起來做成我的信心——頂好誰也別碰牠，牠跟電燈一樣亮，可是也跟電燈一樣危險。

〔他走向寫字檯，從封套抽出報告。〕

采芹 啟德，我真怕，芸香不知道說了些什麼，你又喫起醋來了！（走向他，用胳膊圍住他的頸子。）聽我講，我的好啟德，我向天賭誓，我愛的祇是你，我決沒有愛過林若清，我也決不會！

你相信我！

華 我不一直在相信你嗎？

采芹 你——是的。

華 不過，萬一我發見你有一樁事撒謊，你還怎麼叫我相信別的事呢？

采芹 自然你不會相信的。不過，你放心，我決不會的。

華 那麼，現在就剩下我們倆了，你把真話告訴我好了。方才你說你跟若清並不常常見面。

采芹（轉開了。）那就是真話。我沒有——並不常常的。

華 不是天天兒見面嗎？

采芹 (坐在檯旁的椅子上) 那我怎麼能夠？

華 星期四你告訴我，你永遠不再跟他來往，說你跟他沒有約會，可是實際你跟他有約會，後來你打電話取消了，——有沒有這回事呢？

采芹 當然沒有！這還像話嗎？(她顯出她有點兒難受) 芸香就沒有真話講！

華 這麼說來，那接線生也撒謊來的，這些報告全是編出來騙人的。

〔他把封套往檯上一丟。〕

采芹 什麼報告？

華 (坐到沙發上) 那些偵探的報告。

〔他開始翻閱那些文件。〕

采芹 (驚) 偵探！什麼偵探？

〔她拾起封套，看了看，放在檯上。〕



華 芸香的偵探。他們跟他男人跟了兩個月了。

采芹 (大爲驚惶) 你不是說——

華 (打斷她的話，沒有聽見她說些什麼；他的心全在他看的報告上面；他的聲氣十分平靜。) 就這上面看來，你們兩個人的確是天天兒見面。

采芹 沒有的事！

華 在家裏的次數倒不多。

〔他另翻一頁。〕

采芹 (站起) 每天的約會！一天一天全記在上面——是人就不會相信！芝蔴大的事，芸香也有本領把牠捶得跟廟裏鼓一樣響！敬德，別儘她胡鬧。把這些紙撕掉好了！

華 (微笑着，寬容她，並不看重她) 采芹！

采芹 (靠住檯子，把手伸向他) 聽我講！把這些東西給我，別看下去了！回頭你會後悔不及的！

華 (認真) 你說着玩兒的？

采芹 我才不說笑！

華 你聽見我答應芸香的話了罷？

采芹 像她那樣的瘋女人，用不着拿話當真。

華 采芹，我奇怪你是不是也拿你的話當真！

采芹 （尊嚴受了傷）句句當真！

華 他們倒真會給你們挑見面的地方！全是些僻靜地方（微笑）怡紅社在那兒？

采芹 那，那在後門鼓樓——（急忙打斷自己）我不知道在那兒！

「她走開收斂自己。」

華 （依然微笑）爲什麼二月又改到太廟？爲什麼老是濠濮間？

采芹 還用說？一定是把別人錯看成我了！

華 （擡起頭）呵！真還許是錯看了人。

采芹 （走向沙發，坐在他旁邊）歎德，別看這些壞東西了！聽我講，別儘芸香胡鬧下去。儘着她

的性兒鬧，天也要叫她鬧場的。若清決不會原諒她，接她回去的。

華（一邊讀，一邊微笑）我就不曉得你還溜冰來的！

采芹 我向來歡喜溜冰。我怕麻煩你，才不溜了的。可是我就沒有溜冰！

華 什麼時候？

采芹 我——我不記得——噢，隨那鬼東西說好了！

華（注意到她語言的矛盾，不肯說破她；仍是一邊讀，一邊講話）星期五，二月十二，協和醫院溜冰場。你可知道，芸香夫婦大鬧了一場，若清說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他再也不要跟芸香見面了，說她破壞你們倆的好事，若清決不饒她的。

「他看完了，嚴重起來，說笑的神氣沒有了。」

采芹 才沒有那當子事！我就不信若清說過那種話。芸香一喫醋，把什麼也說成黑的。至于我跟若清來往——（他一生氣，站起來，走向寫字檯，尋找封套）——就算來往罷，還不是爲了

說合他們夫婦。

華 那是你的看法。

采芹 相信我，若清不像你想的那樣壞。

華 (舉起文件)這又怎麼解說？

采芹 關於若清的報告，你要是相信的話，那麼關於我的，你也相信，是不是？

華 (走向她)采芹，我可沒有那種心思！那麼一來，就證明你是一個撒謊的女人——一個頂可怕撒謊的女人——你不是，不是嗎？

采芹 你不好意思問我？

華 這要是真的話，你要是騙我騙到這種地步的話，采芹，我活一天，我決不會再相信你一句話的。

采芹 你要找林若清談嗎？——

華 找他談你，談我太太，嗯？我侮辱你，侮辱我，還侮辱不到那種地步。我現在還不全信，等我全信了，找他也不遲。明天我去看芸香，也許順便見見那些偵探。

采芹（差不多怕得抖擻上來。）你現在還是到會裏找老王去罷。你出去散散心好了。這半天我看你氣悶透了。外頭走走，心眼兒一活動，你就不會信這些鬼東西了。

華 什麼時候了。

采芹（望着壁爐架上的鐘，背向着他。）三點鐘。你什麼時候回來？

【她焦急地等着他回答，却不叫他覺出她的焦急。

華 六點鐘，我想。

采芹（轉回身，看着他，舒服多了。）不到六點不回來——真的？

華 真的。老王要我幫他擬一個土貨調查表，——還有，你父親回頭要來，我想我還是不見的好。

采芹 可不是！我就忘記爹的電報了！他如果要錢的話，我祇當沒有聽見，對不對？

華 對，就當沒有聽見。

采芹（過去捏住他左手的封套。）這，你怎麼處置？

華 你聽見我答應芸香不給別人看的。

〔他輕輕地，堅定地，移開封套上她的手。〕

采芹 難道你真還那樣做？

華 難道你答應別人的話不算話嗎？

采芹 當然……

華 (取出他的鑰匙) 我去把這鎖到我的書房。我回頭還要從頭到尾仔細看一遍。我要早點兒指出那些偵探的錯誤。

采芹 當然了。可是，你現在就到會裏去嗎？

華 是的。

〔他視察然而疑問地看了她一眼，走出去了。〕

采芹 他已經有點兒不相信我了。我的老天爺，祇要我這回瞞得過去，以後我決不撒謊了！  
(她走到窗口，向窗外的丈夫微笑，飛了他一個吻，但是馬上就透出驚恐的樣子。她走回來，

跌在琴凳上。若清得救救我！現在他可以證明他配不配一個好女人的友誼了。（她過去打電話）喂！喂！（她猛然醒悟）我怎麼還用電話！那接線生害苦了我！（她掛上耳機，電話鈴響。）我得寫信給他。（電話鈴又響，她拿下耳機，生氣）喂……沒有，我沒有叫，你弄錯了！（掛上耳機。）你播弄是非的鬼東西！（她寫信）「此信如準時達到，務請——半點鐘總該夠我打發我爹的了。（她仰起頭看鐘）——於三點半鐘一來。」（封好信箋，寫上地址）「即刻送到。」（她在這四個字旁邊加上雙圈。）

【陶勤從左門進來。

陶勤  
羅老爺來了。

【羅照照，一個花花公子式的老頭子：人老心不老，要多時髦有多時髦。他是租界特有的一種寄生蟲，說他是混混兒，他又儼然有介事，說他是忙人，他又一無所事。他有本領把生活建築在別人的生活上面。他沒有絲毫政治意味，又是一個獨身漢，沈湎在中外的新花樣裏面，實在是天經而又地義。他穿着一身西服，上面還有一朶花。他走路好像帶着一付銹了的彈簧，透出一種不如意的靈活。他裝模作樣地進來。

羅 Hello, 采!

采芹 (強爲歡喜) 爹!

【她迎上去。他預備拿帽子手杖遞給她，忽然想起旁邊有僕人，轉回身交給陶勤。

羅 你好，采芹？

采芹 看見您真歡喜！可是也真不湊巧，趕着我們忙，我們就沒有多少工夫陪爹的。敬德不在家，到會裏去了。您等等，我跟陶勤說句話。陶勤，你拿這封信給小海——不用了，你叫他進來，我對他講好了。

【陶勤應了一聲，預備出去。

羅 我說，采芹，有啤酒嗎？我喝一杯成不成？我在火車上用的午飯，喝了一杯牛奶，肚子一直在難受。一定是罐頭牛奶！

采芹 好的。陶勤。

【陶勤又應了一聲，從左門出去。



羅（倒在沙發上）我寫信給你，要三百塊錢，你給我匯了三十，到底玩的什麼把戲？

采芹（喫驚）我明明看見是三十！我做夢也想不到你要三百！

〔她走向他。〕

羅 我說三百，你得給我三百！

采芹 我的好爹爹，那怎麼能成？啟德不答應，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他才說三十就三十罷，多一個銅子兒都不成。他並非不疼您老人家，可是他也有他的難處。他還對我講，您以後用錢得緊點兒，別花過每月您名下的數目。爹曉得，啟德向來是說一句算一句，說得到做得到的。

〔陶勤捧上一瓶啤酒，一隻杯子。〕

羅 不過你總該可以幫我忙了？

采芹（坐在沙發的另一端）不成的。他不答應。以後啟德叫我怎麼着，我就怎麼着，就是芝麻

大的小事，我也不要騙他了。（向陶勤——他給羅斟了一杯啤酒）小海呢？

陶勤 他出去就回來。

采芹 他停五分鐘不回來，你進來回我一聲。

陶勤 是，太太。

〔他正要出去，羅止住他。〕

羅 再來一杯！

〔他指着他喝乾的杯子，陶勤又給他斟了一杯。羅拿起喝了一口，放在他後面的櫃子上，陶勤留下歸理茶杯，報紙，想聽聽他們談些什麼。〕

采芹 那位張太太怎麼樣了？

羅 那老傢伙要是不磨死我，準嫁給我！

采芹 別糟蹋人，爹這多年不是她，您那兒去尋那麼舒服的房子住？有一回她給我寫信，說她

待您跟一個做娘的差不了許多。

羅 那才是騙人的話！她的真心是嫁我。

采芹 瞎說八道！張太太不是不知道彼此的差別。

羅 你沒有跟她住過四年，你就不清楚她腦袋裏頭那些家長家短的把戲！

〔他放開酒杯，陶勤打算拾走，但是他攔住他。陶勤盡量延長他的工作，現在聽夠了，也就出去了。〕

羅 采芹，你要後媽，欲德要丈母娘嗎？

采芹 我不明白您說的些什麼。

羅 你要是不願意看我給你娶一個後媽，你就給我三百塊錢！

采芹 (驚異) 您是不是說您那三百塊錢是欠張太太的？

羅 你問到這兒，我索興說了罷。我的房飯錢我就沒有按月付過她。

采芹 (站起，生氣) 您可真是的！我還沒有見過您這樣的人！

羅 我還沒有見過我這樣的人哪！可是這有什麼用？賬單子總歸是賬單子，沒有錢付總歸是沒有錢付。要是拆爛污還得了債，這世上早就沒有債了！

〔陶勤領着小海進來。〕

陶勤 太太，小海回來了。

〔采芹過去吩咐小海話，同時羅從櫃上盒子裏面抓了一把香煙，塞滿他的衣袋。〕

采芹 你拿這封信送去，上面寫好了地址，你一看就曉得。本人在，你再留下信。聽明白了沒有？

小海 聽明白了，太太。

采芹 信送到，回我一聲。

小海 是，太太。

〔他同陶勤出去。〕

羅 采，也得怨我太老實，我勾引那老妖精來的。

采芹 爹！

羅 可是她也太禁不住我勾引。

采芹 您總跟我講，您心裏頭祇有我媽，從她去世以後，您一心都在她身上，再也不要跟別的女人來往，現在，哼！您簡直變了。

羅 采芹，我已經生夠了我自個兒的氣，你就少說一句也是好的。張太太當然比不上你媽，根

本就沒有法子比你媽是我的安慰，張太太頂多是我的錢庫罷了！——說真個的，她要脅我，說我不還她那三百塊房飯錢，祇有娶她是唯一合法的解決！

采芹 她真會這樣兒做嗎？

羅 有什麼不會的？有一時我等現錢用，要她通融通融，我送了她點兒東西做抵押，這些東西一個現錢也不值，可是她一抓到手裏頭，就不放鬆了，我也就沒有辦法她了！頂糟的是——頂頂糟的是——她抓到些真憑實據。

采芹 難道您有什麼信落在她手裏頭？

羅 是信倒不值錢了！這四年來，我出一趟遠門，看見風景明信片，總是買來寄給她。她收集了一厚本子，貼得整整齊齊，那個寶貴勁兒，活像她得了一批康熙的磁器。我頂糊塗的是不該把兩張當票交給她。有什麼法子？她一生氣，我就得想法子哄哄她，哄她哄她，我的好東西可不都哄到她手裏頭去了。

采芹 爹！沒有人比您再傻的了！

羅 那還用你說！我早就知道！

采芹 您沒有法子把那些明信片再弄回來嗎？

羅 有法子。就是還清她的房飯錢。（站起。）你叫歆德還清我這筆債，成不成？我發誓我以後再  
也不胡鬧了。

〔他坐在沙發扶手上，靠住采芹。〕

采芹 歆德一定說您是自作自受，跟張太太正好是一對兒！

〔她離開他，走向寫字檯。〕

羅 過來，聽我講！張太太不像你們夫婦說的那麼壞！

采芹 她多大年紀了？

羅 她對我說過好幾回，一回一個樣兒，從來就沒有準頭兒。平均起來，大概四十七歲零三個月，總該有罷。

采芹 長得好看嗎？

羅 滿標緻，還頂得一手好牛兒。

采芹 我就說哪！她男人什麼時候死的？

羅 他就沒有死。他在一家銀行做事，不知道怎麼一淘氣，進了監獄。張太太說，保全面子就保全不了丈夫，她自然祇有離婚了。我倒相信，她男人一進監獄，怕是捨不得出來了。

采芹 （急忙走向他。）爹，您要是娶那樣兒一個女人，我決不原諒您的！那太對不起我媽了！跟那樣兒一個女人打交道，不說媽，我先不答應！房飯錢一付清，您馬上就搬。

羅 要我搬，你還不如要了我的老命！我在那兒住得太舒服了，傻子才搬哪！

〔陶勤進來。〕

陶勤 太太，一位張太太打天津來看您。

羅 （跳起。）什麼？

〔陶勤走出。張太太進來，像進來一個琉璃人，那兒也是亮。歲數足有一個半徐娘大，可是打扮的還比一個徐娘

經。領子是一串兒假珍珠項圈，臂腕是若干新式老式的鐲子，鼻梁架着一付玳瑁眼鏡，因為是裝飾用的，進來不久就

摘下收起來。耳朵上垂着一顆鑲色大珠——自然也是假的。臉上塗着紅紅的胭脂。誰也想不到這樣一位時髦太太或者妖精才下火車。租界上有的是她這類得風氣之先的洋派女人，不過她沒有人問津罷了。人雖說儂，外在辯說可笑，她的心地倒是頂瓜瓜的良善的。

張太太 我曉得我來沒有經人介紹，不說唐突，先不合社交的禮貌。您是華太太，我想？

〔采芹鞠躬。〕

張太太 您得多多原諒我。我們雖說沒有機會見面，彼此總該時常聽人談起。我不用通名報姓，您一定就猜出來了。

〔采芹點頭。〕

羅 (惱怒) 你是什麼意思，追我追到這兒？

張太太 狠狠看了他一眼，轉向采芹。我打天津趕來，不爲別的，就爲你聽聽你爹跟我——到底是他對，還是我對。(向羅) 你要不是上流人，我可是上流人，我曉得你女兒也是上流人，我們上流人跟上流人總好講話的。(向采芹) 我拿房子分租給外人，圖點兒小利，住在北平



的人也許看不慣，不過在租界上，就是多闖的人也拿房子東拚拚，西拆拆，租給外人住的。這跟身分一點兒也沒有關係。我常常拿這話給你爹解說，可是你爹是個死心眼兒，怎麼也不信。北平市政府裏面我有好幾位熟識。我的外甥女兒嫁給天津有名兒的王家。她單自有一所花園房子在英租界。你認識她嗎？她住的是第九號路，門牌八十四。

采芹 不認識。

張太太 噢，你真不認識？自然嘍，天津大得很，單說租界就有好幾個，還不算中國地面。可是你總該認識她丈夫的表姐，跟我也算是拐灣兒摸角兒的親戚。你一定曉得她的名子——劉太太，劉士節太太，她是天津同善社什麼婦女會的會長。

采芹 真不巧，我還是不認識。

張太太 你一定沒有看見同善社的信男信女題名錄！那就難怪你了！你看見那本題名錄，你就曉得她在社會上的地位了。

采芹 您來看我是爲了——我聽說我爹欠了您點兒錢——（張太太扭轉身盯住羅）——

您逼着要他還，自然啦——

張太太 才沒有的話！活活編來騙人的！（走向羅）你怪我不該跟你，我看我倒跟對了！（向采芹）華太太，我是一個上流人，不高興說人家壞話，可是事到臨頭，我也顧不得許多了。說真個的，華太太，你爹就會撒謊！他撒謊撒得叫人牙癢癢，你就想不到個法子對付！我們都是上流人，難道潑婦罵街一樣罵他一頓？

〔她跌進椅子，流下眼淚來。羅一生氣，燃起一枝香煙，走向窗戶。〕

采芹 張太太，您口口聲聲上流人，那麼少說別人一句閒話，豈不更像一個上流人嗎？您跑到一個不認識的人家，吵吵鬧鬧，就爲您那幾個房飯錢——

張太太 那兒是什麼房飯錢！那是馬票錢！今天早晌他走出我的大門，說我要是不借給——  
羅（打斷她的話）張太太，你的瘋病又犯了！你現在說的話，回頭你會後悔的——

〔陶勤從左門進來。〕

陶勤 太太，小海送信回來了。

采芹 噢！我有話要問問他去對不住，我出去一下。

〔她急忙走出。陶勤隨在後面。〕

羅 我早就曉得你在火車裏頭；所以我才躲到頭等車的客廳。一看你追我下來，我倒打定了主意，再也不到你那兒住了！

〔他毅然坐進左邊的扶手椅。〕

張太太 你倒好意思告訴她，我逼着你要房飯錢！

羅 你要我怎麼着？你不高興我買馬票，她更不高興！不好意思說你要房飯錢，難道好意思說我要買星期一的馬票？

張太太（站起，走向她。）可是你就狠心把我說做一個喫房租的，叫你女兒把我看做一個黑心女人，你你自個兒想想看，我要是把真話說出來，哼！你借我的，你在牌上輸給我的，三個三百都不止！

羅（微笑）你近來也不見得贏過！

張太太 你知道爲什麼嗎？

羅 當然不是你手氣不好，就是你走了背運！

張太太（熱情，而又有點兒難爲情。）才不是哪！我故意叫你贏的——你再欠我欠下去，我都替你難爲情了！你總算得一個男人，再不好，也得給你留點兒體面。你贏還不是我賣人情給你！

〔她簡直又要傷心了，扭轉身，掏出一個粉盒，摹粉撲揮掉她鼻子兩旁的淚痕。〕

羅 可是你真以爲我高興欠你錢嗎？像你這樣兒的好朋友（走向壁爐，往爐裏彈掉他的香煙灰。）我所以要買星期一馬票的，就是打算贏了還清你這筆債！

張太太 還清我的債，再到別人家住，是不是？萬一你不到別人家住，是不是在這兒待下來？

羅 那還用說？我女兒跟我姑爺都不要我走（倚住壁爐。）他們說，他們的家就是我的家。

張太太（走向他，擔着心思。）不過你不肯在這兒住下來，是不是？我叫老媽子給你留下一盤兒炒子雞，還去了骨頭，預備你回來夜飯下酒用的。今天晚晌我們還照樣兒頂牛兒。我們一

次賭三百——要是我輸了，就拿三百塊現錢給你。

羅 算借給我的！

張太太 好罷，你說借給你就算借給你的。你一走，我那三層樓就顯得空淒淒的！答應我你就回去快點兒，別等華太太進來！你不肯嗎？

羅 （走向她）好，既然你對我本人這麼好，我當然不好拒絕！我們這次吵嘴要算吵得頂兇了！從天津一直吵到北平！

張太太 （不好出口）我們要是夫妻的話，怎麼也不會吵嘴了！一結婚，我的就是你的，隨你花，我才不過問。

羅 別講下去了；我已經佔夠了你的便宜，再要佔你便宜的話，不說天理不容，連我都不容我自個兒了。

張太太 算了罷，我才不信你這套兒假猩猩話！別的倒是假的，你得幫我得到你女兒的好感。你沒有什麼，我怕的倒是你女兒反對我們倆——

〔采芹回來。〕

采芹 真對不住，你們馬上就得走開。不到幾分鐘，我要有一個頂要緊的約會，現在我就得換衣服去。張太太，我答應回頭——

羅 (打斷她的話) 用不着你跟欲德幫忙，我已經跟張太太安排妥當，她也答應了。

采芹 (驚懼) 爹！您不是——

羅 (搖頭) 沒有的話！張太太跟我兩個人都有點兒過分，根本我欠她就沒有那麼多，她也沒有逼我在月內還清——

張太太 是的，方才我糊裏糊塗不知道說了些什麼，連我自個兒都莫明其妙！

采芹 那真是再好沒有了。你們這趟火車錢總算沒有白花！不過，對不住，我馬上等着屋子用——

〔她陪張太太走向左門，但是張太太並不出去，圍着扶手椅兜了一個圈子，一屁股坐到裏頭。采芹絕望之餘，走向羅。〕

張太太 火車不火車我倒不在乎，我來也不單是爲了你爹。打跟你爹熟識以來，我老早就想到北平來看望你，這回可了了我一樁心願。我們不妨多談談，好在去天津的火車四點鐘才有。

采芹 真的！（走向她，伸出她的手）對不住，我沒有工夫多留您了。

張太太 從天津到北平不過三個鐘頭，跟上一趟街到公司轉轉差不多。以後我簡直可以天天兒來了。我現在僱到了一個挺好的老媽子。白天夜裏什麼事都交給她管，我再放心沒有了。羅先生，你不放心她嗎？

羅 你很可以放心她跟我的。

「張太太大笑。」

采芹 爹！

張太太 看他多會說笑！你有他的說笑勁兒嗎？他祇要跟我一說笑，他要我做什麼，我好像就得做什麼。（羅向采芹擠眼睛。）自然嘍，我不是說他不是一個好花錢的房客，——（采芹大

爲絕望，跌進沙發裏頭。）可是，你別瞧他，他到頭總有法子了結的。

采芹 您的話我都明白了，不過我怕您要趕不上火車了！

張太太 你不曉得招房客要多麼難有多麼難。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，你直擔心他來路不正，不敢跟他來往。跟你爹可就不一樣了，我們都是體面人！他是有名兒的羅家，我是有名兒的張家。

采芹 不敢問，您自個兒姓什麼？我想——

羅 （打斷她的話）張太太的娘家姓胡。

張太太 可不是，我媽活着的時候，老說她嫁低了人家，門不當，戶不對，爹又不爭氣，活活把媽氣死。媽是山東有名兒的孟家，孟夫子的孟家，就是那唱三娘教子的那家人分出來的。

采芹 原來如此！

張太太 媽時常對我講說，『珍仔——』

采芹 （忍不下去了，跳起，打斷她的話。）我們再會罷，我真連換衣服的工夫都沒有了！



〔她急忙走出右門。〕

張太太（站起）怎麼樣？你看我中她的意嗎？

羅 我從前對你講過，你跟我女兒不大相襯。

張太太 爲什麼不襯？她像挺有教育的。

〔羅祇有哼哼。華歆從左門進來。他在門邊沒有看見張太太。〕

華 好爹來了！我真沒有想到看得見您！老王約我到會裏有事商量，可是左等他，不來，右等他不來，打電話去又說他早已出門了，我就祇好不等了。

〔張太太往前迎上幾步，示意羅介紹她。〕

羅 張太太，華先生。

張太太（鞠躬）認識您，我真高興。

〔她大模大樣地轉開。華看看她，看看羅，搖搖頭，手裏拿着些信，走向寫字檯。〕

羅 我跟張太太說一句話。（把張太太邀到一旁耳語。）在外頭等等我！

張太太 在過廳？

羅 別結！在車站！

張太太 噢！（走向左門，同身對華告別。）華先生，您到天津的話，儘可以到我那兒來！

〔她走出左門。〕

華 采芹呢？

羅 （走向他。）到裏頭去了。我來就爲謝謝你前天給我寄錢。

華 什麼錢？

羅 采芹寄給我的一張三十塊錢支票。

華 （想不到，但是立即約制住自己。）哦，一張三十塊錢的支票——

羅 好笑的是，原來我要的是三百塊錢！

〔他比了一個怪樣兒的手勢。〕

華 （望着采芹走出的地方，思索。）噢，三百！

羅 可不是，正是三百（他看着華，等他說話；隨後哼着西皮調，走了兩步臺步）你天津有什麼事嗎？

華 沒有，爹。原來是——

羅 你不用道歉，采芹講給我聽了。再見罷，我要趕火車去了。沒有事，我走了。敬德，再見！  
華（想着別的事）再見！

〔羅走出左門，哼着「一馬離了西涼界。」華站着想了想，掏出他的鑰匙。

〔陶勤進來，後面隨着林若清。

陶勤 老爺，林先生來看太太。

〔這太出乎華的意外了。他約制住自己，藏起他的情感思想。

林 敬德，你好呵！

華（隨隨便便，快快活活，完全不露聲色）若清，你好。（看見陶勤預備進去通知采芹，止住他。）

陶勤（陶勤走向他。他取出一個鑰匙給他。）到我書房，看我書桌右手有一個大白封套，給我

舉來。

陶勤 是，老爺。

〔他向左走出。〕

華 真不湊巧，采芹出門了。

林 (想不到)出門了？

華 是的。

林 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罷？

華 真不湊巧，我不騙你的確出去了。

林 噢！那麼我等一會兒，你不介意罷？

華 有什麼必要嗎？我馬上就得出去，采芹我怕是又打牌去了。

林 我覺得她一會兒一定回來的，祇要你不介意，我想等等看。

華 (淺笑起來)既然你比我拿得穩，我自然沒有什麼。

林（微笑）沒有的話。我方才接到她一個條子叫我來的。這兒是（從衣袋取出采芹的信）她說今天下午一定要見到我。嫂夫人在中間給我們夫妻調停，你曉得。這還是爲了那個（他拿信遞給華；後者瞥了瞥，沒有看，就還給他了）我收到這不過半點鐘，所以我才斷定嫂夫人一定會回來的。

〔陶勤捧進那一封歪的報告，遞給華。〕

陶勤 我就找到這個，老爺。

華（好玩兒的）這正是我要的東西，你找對了。陶勤，太太沒有在家，你說不是嗎？

陶勤 老爺，太太在家，沒有出去。

華 哦！若清是我弄錯了，對不住你。

林 沒有關係。

華（向陶勤）陶勤，你去回稟太太一聲，說林先生在這兒等她。你用不着提起我回來。我這就出去。

陶勤 是，老爺。

〔他向右出去。〕

林 我怕是我趕走你的。

華 沒有的話。我有點兒重要的文件要看。你隨便好了。我失陪了。

林 不敢當。我曉得的。

〔他坐到沙發上。華從左門出去。〕

林 她到了兒還是在家！我就說來的！現在，若清，看你的了！

〔陶勤重新進來。〕

陶勤 我們太太馬上就來。

林 好，謝謝你。

〔陶勤走出左門。〕

〔林走向鋼琴，哼着「春風得意馬蹄忙。」他想到了什麼。他斟酌了一下，採納了，微笑，不彈琴了。他一拍手，站起

來，完全決定了。

「采芹忽忽走進右門，喊了一聲『若清』，充滿了愛懼刺激。她沒有關門。林迎上去，趁她不防，把她攙進胳膊，吻她。她掙開了，站着，不言語，又驚，又氣，又恨。」

林 我說什麼來的？采芹，你離不開我，是不是？

「他打算再攬她一下。」

采芹 （慢慢地，思維地。）你倒真應了歆德的話。

林 什麼？

采芹 他說，我要再跟你見面的話，十有九你要親我的。

林 （驚畏交迫。）是的，不過他怎麼會——

采芹 是我糊塗不肯信他的話！我說他冤枉了你，我始終以為你是好人！

林 那麼，你跟他談我來的，你！可是，你爲什麼又約我來呢？

采芹 因爲我是一個傻子，你要盤根究底的話！

林 我的好采芹——

采芹 哼，你在這兒坐下去的話，你聽到的還要壞哪！我勸你走罷！你幫不了我忙。我也不相信你。你祇有把事弄得更糟。我看你早就存下了壞心思。

林 噢！

采芹 別人講你壞話，我從來不相信，現在倒好，你自個兒現了原形！我寧可不要人搭救，也不要你來搭救！

〔她暫時撇住權角。〕

林 怎麼搭救搭救什麼？

采芹 用不着你操心！我現在祇有一句話對你講，講完了，你也好走了！你記得我一天，希望你一天不要忘記我這句話！這世上祇有一個人我愛，那就是華歆德；祇有一個人我恨，那就是你！林若清！你曉得我說誰！我現在曉得你所謂的友誼是什麼東西了，我跟你在一起的一分一秒，我都恨不得有把什麼刀子一分一秒斫出去！我是一個糊塗蟲，你是一個流氓——



不過，多謝老天爺，這世上還有的是好人——真正的男子漢——一個就是我男人。現在，請你走罷！芸香不趁現在這個機會去開你，真是一個傻子，我要當面告訴她的。

〔她扭轉身，要他出去。〕

林（走向她）告訴她好了！至少我爲這個也要感激你！我們好了一場，想不到這樣下臺，我是又抱歉，又感激。

采芹（低了眼睛，沈下聲音，難爲情的）這屋子目下對你對我都太小了——還是誰離開？

〔他微笑着，躊躇了一下，然後坐進左邊的扶手椅。采芹氣得叫了一聲，打算離開屋子。林趕快站起。〕

林好了，好了，我是鬧着玩兒的！我沒有想到你把事看得這麼嚴重。抱歉之至。

〔他鞠躬，走出左門。〕

采芹（靜靜站着想了一刻，然後打定主意）現在祇有芸香可以救我！可是她在生我的氣，就不用想她聽得進我的話，我求她也是白求——愛玉（她坐在檯旁，拿起電話耳機）西局六百四十三。對了！這回是個女的，我想你該不會偷聽了！喂！楊小姐——喂！你是愛玉嗎？你能不

能馬上到我這兒來？我有事跟你商量！好罷，晚飯後，一定了！我出去來的，不過我不是——簡直重要極了！你有道理——芸香也有道理。你別急，我在電話裏頭不好講。回頭夜裏我告訴你，你可別不來！我要倒大霉了，祇有你還有法子攔得住——噢，好了，回頭你可一定來！我說不出來地感激你！（她掛上耳機，嘆了一口長氣，坐下來一邊思索，一邊難受。華歆德進來，平靜而嚴肅。她看着他，又是怕，又是急，努力做出快活自然的樣子。）噫！歆德！你們土貨調查表已經擬好了嗎？

華 我們沒有擬。老王就沒有到會裏來。有人來過嗎？

采芹 沒有人。

華 我好像看見有人走出大門——在胡同拐角兒的地方。

采芹 真的？噢！那也許是爹。他來了。

華 不是他。一刻鐘以前，我跟你爹還講話來的。你給他錢的那回事，他告訴我了。

「靜了一下。采芹低下頭，然後看着他。」

采芹 你生氣嗎？

華 你答應我你不給他的。

采芹 不過，我當時真替他爲難——所以他今天才來的；他說他一定要那筆錢；我不好拒絕他，你又不在家！

華 他說你前天拿支票寄給他。

〔采芹不言語了，又怕又窘，靜了靜。〕

采芹 （低下聲音）我實在不該——

〔又靜了一時。〕

華 我覺得那像林林若清。

〔采芹越發怕了，好像一個不會泅水的人，淹在水裏頭，四顧無援，眼看就要沈下去，可是她掙扎着，直想救出白

己。

采芹 好，我不瞞你，那是林若清！

華（漸漸怒氣上湧）你發誓——芸香挑剔——我絕對不許——臨了你還是約他來看你！

采芹 你別往那方面想，欲德！他是自個兒來的，自然是——我想是試探我見不見他！我就不曉得他來！

華（留意，狐疑，引她上鉤）那麼，你爲什麼見他？你很容易找個藉口推辭的。

采芹 不，你就不明白。（她無望地在水裏跳擲）我就不曉得是他！你還看不出來嗎？

華 是，我看不出來！

〔他盯着她。她的誠越來越多，他的臉越來越冷。〕

采芹 你聽我講呀——事情是這樣兒的；我在我的屋子，陶勤進來——說有一位先生在客廳

裏要見我。他說一位先生，你想想看，一位先生。（她看出他懷疑的面色，不過她誤會了，用心把她的故事編得更生動些。）當然，我奇怪了，就說，誰呀？陶勤說那位先生沒有提起姓名

——（他轉開了，聽不下去她一句一句撒謊。）可不是，我就覺得好笑——我當時這麼想來的。我想莫非是我爹又回來了，——你看，若清所以不通報姓名，就是怕我不肯見他——不

過，陶勤也不好，應該給我回話回明白——（華望着天花板，彷彿不要她說下去，看見右門開着，他急忙過去關住。）當然嘍，我一進屋子看見是誰，我馬上說聲對不住，他就走掉了。

華（聲音不高，然而充滿了憤怒和情感）說全是說！一個字一個說，一個，一個，又一個！

采芹（怕得呼吸也停了，喘着氣）歇德！

華（走向她）你叫他來的！（她說不出話，祇有拿搖頭做爲她最後的掙扎）別搖頭！我清楚我在講些什麼，而且是第一次跟你，我怕是（她無助地伸出手，又縮了回去）我看見你寫給她的那個條子！她嚇了一跳，心裏橫添了一團怒火！我就在這兒讀到的，在這屋子；你沒有進來以前，他給我看的。

采芹 死畜類！

華（刺心地譏諷）你也要錯看他了！

采芹 別結，歇德，我告訴你真話，真的真話！

華 自然了，現在你不說也不成了！

采芹 你聽我講！我是叫他來的——爲的告訴他芸香那些報告。

華 可不是，你們倆好一起商量個對付的方法！

采芹 你冤枉死我！我約他來，因爲我那時還相信他是一個君子人。我想他一定肯出面阻擋

芸香胡鬧——他曉得把我牽扯進去有多不該。

華 哼！

采芹 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冤枉就是了！是的，我破了我的誓——不過，你要我怎麼辦？你一定不肯答應我叫他來！我私下把他叫來了！他來了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！不等我來得及，他抱住我親我！

〔她倒向她靠住的椅背哭泣。〕

華 (走向她，又挖苦，又怨毒) 跟電影兒裏的女人一樣，還用說！你一定反了臉，做出又生氣又吃驚的太太模樣。吩咐他離開屋子！

采芹 我是叫他離開屋子的！爲什麼你把話說得那麼酸，好像我就沒有那樣做來的？

華 難道你指望我也相信這個嗎？

采芹 (看着他) 我不指望——可是你不該不信！

華 你以為你這樣老撒謊下去，我就瞎着眼睛，跟前幾年一樣，由你擺弄嗎？

采芹 就是你當着他，也不見得會比我當時還要氣忿，還要厭惡！

華 就讓我要相信你，我也不能相信你！你毀掉我所有的信心！

采芹 現在我告訴你的，是真話！

華 自打我眼睛睜開以來，我看到的事，就沒有不一樣——沒有一樣你不在漫天撒謊！

采芹 這是真話！這是真話！

華 (差不多沒有聽見，繼續下去) 給你爹錢，第一個謊，今天接連就是第二個！還有芸香這些

報告——足有一打證明你撒謊！你答應星期四林若清看你是末一次，又是一句謊！

采芹 我當時是那樣想——我當真那樣想。

華 (不顧她的打斷) 接着就是他今天看你——當然這又引出一大堆謊！臨了出來了真話！

他親你！自然又得來一個謊，一打謊，好把自個兒洗刷乾淨！

采芹（平靜，聲音發啞，充滿恐懼）老天在上，過往神明在上，我臨了說的是真話。

華 你自個兒就不曉得你說的什麼是真的！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！再也不會相信你了！怎麼能夠問問世上隨便什麼人，誰能夠？

〔他轉身走開，壓住他的怒氣。〕

采芹（嗚咽）別結，別結，敬德！別那麼說！別說那個話！你一定得相信我！你一定得相信我！

華（停了停，沈住氣，走向寫字檯）采芹，你跟我一定得分手。我們一定得各走各的路。（沈靜。她看着他，不作聲，恐怖而又驚惶。）你明白嗎？

采芹（低聲）不明白！

華 我們一定得分開。靜靜地——用不着吵鬧，用不着離婚，跟沒有這回事一樣。除非是你吵鬧，要離婚。那就另作一說了。（停了停。她不同答。他走向她，重複着。）用不着離婚，除非是你  
要離婚。



采芹（帶着單純然而深遠的熱情。）我愛你。

華 如今你先住在這兒，等你籌劃好了再走。你不用發愁沒有錢，我自然會給你的。你要是不願意拿錢，我可以幫你另外想辦法。我們靜靜的，也就沒有人疑心了。

采芹 敬德！你真要照着你的話做嗎？你明白這對我——對我們倆多重重要嗎？

華 我明白。

采芹 明天，你也許會——

華 用不着明天。今天我搭夜車到保定去住幾天。順便看一下我們會裏那邊設立的國貨推銷處。我回來的時候，你總該盤算好了。要是你到時還沒有什麼打算，我總有辦法想的。我決不逼你走。你儘可以——

采芹 沒有你，我一天也不在你這兒停。

華 你得停幾天！我不要若清，芸香，還有什麼人瞎起疑心，就是爲你起見，這樣做也才不失身分，也才算做聰明。

采芹（走向左邊的扶手椅）我才不停哪！像我這樣一個心在碎的女人，不管做的事是對是錯，就不能停的！決不能夠！

【她倒進椅子哭着。

華（在她旁邊）試試看爲了你好，也爲了我好。采芹，再會罷。

采芹（眼淚堵住她的聲音）我最後告訴你的是真話。你就不能夠相信我嗎？

華（向外行）不能夠再見。

采芹 我愛你，我就愛你一個人，永遠愛你一個人——

華 你信寫到會裏頭，我就收到了。

【他走出去，把門帶上。采芹坐着想了一刻，然後走向寫字檯，捺鈴，拿起一張火車時間表看。她一難受，手垂在檯上，頭低下去——眼淚花花往外流。

【陶勤由左門進來。

陶勤 是太太叫我來的？

采芹（用力約制自己，做出沒有事的樣子）告訴袁媽給我理出一個衣箱，一個手提箱。我到天津我父親那兒住一兩天。

陶勤 是，太太。

采芹 吩咐完了，你再到這兒來一趟。

陶勤 好，太太。

「他走出右門。

采芹（拿起電話耳機）喂，西局六百四十三。（她一邊等電話，一邊看看屋子，最後忍不住，眼淚重新滾下來；她抹掉眼淚，用力把聲調放平，藏住她的感情，但是，顯然工夫不到家，聲聲全是痕迹）喂，我找楊小姐說話……等她有空兒的時候，請她回我一個電話。我是華太太（她掛上耳機，寫道）「我現在就離開這兒，我不能把你趕出你的家，我也不能在這兒住一天沒有你。我這一輩子都在等候；盼望你總有一天相信我——」

「看見陶勤進來，走向她，她暫時停住筆。

陶勤 太太還有什麼吩咐？

〔采芹靜靜地續寫完了。〕

采芹 (封好短箋) 老爺出去了沒有？

陶勤 剛剛出去，太太。老爺叫我收拾出他的行李，在西車站等他。

采芹 (站起) 你連這一塊兒交給老爺。

陶勤 (接過短箋) 是，太太。

〔他走出左門。電話鈴響。〕

采芹 (走近寫字檯，坐下，拿起耳機。她重新用力節制她的聲調，僅僅成功了一半) 喂，你是愛玉嗎？我今天晚晌不能等你了，真是抱歉極了。啟德忽然要到——保定去一趟，爲了那邊國貨推銷處，——可不是，你說多糟糕？我方才接到我爹一封電報，說他身子不大舒服，我回頭要乘六點二十分鐘的火車到大津去。好，我一定寫信給你。謝謝你。我想他的病不很重，改天見。

「她掛上耳繩，頭垂在檯面上，心碎了地哭着。」

幕落。

第三幕



同一夜晚。天津英租界。

張太太分租給羅照照的房間。原來預備做飯羅用的，所以後牆只開了一個小圓窗洞。如今改成了客廳，透着一種怪樣兒的窮相。什麼都是紅顏色：牆上的花紙，電燈上的罩子。一套粗家具，披了許多套子。隨地堆着些兩任用的光怪陸離的零碎，有的是贏來的獎品，有的是買來的便宜貨，把屋子弄的簡直成了一間雜貨店。圓窗的右旁有一隻沙發。左邊靠裏椅角有一個碗櫃。左牆有兩個門：靠裏的一個通向臥室，靠外的一個通向外面的過廳。屋子當中有一張圓桌，四把椅子。右邊靠外有一張太師軟椅。

羅照照和張太太圍着圓桌頂牛兒。接近張太太，桌子上蹲着一隻小「狗熊」，頭頂扎着一條粉紅帶子。他們一直在鬪牌。羅照照停住牌，點起一枝香煙，張太太利用這機會撲撲粉，照照小鏡子。



張太太 你抽煙不也抽的太多了點兒？

羅 你要是嫌我抽煙的話，我還是天天兒晚晌到回力球場去好了。

張太太 不相干！你別想拿這做藉口老往外頭跑！我倒盼我自個兒會抽煙。聽說現在上流婦女也有抽煙的了——不過，我猜她們全是過激派，我就是守舊派。

羅（回到牌上）別說話了，看你的牌罷，你一不小心，會贏我的！

張太太 我贏沒有的事，我就沒有往這上頭想。（趁着羅研究牌，拿起鏡子研究她的皺紋）我該電電臉了。我聽說近處有一家理髮館是男女分座。

羅 你還要分座？

張太太 我怎麼不要？我不是女人那家理髮館在第七路，叫做什麼錦（讀做棉）鳳理髮館。

羅 算了罷，那是錦鳳。

張太太 棉鳳！棉鳳！木字旁也唸棉，絲字旁也唸棉，單單金字旁就不唸棉了？你別外行了！

〔她走到碗櫥那邊，取出一瓶白蘭地，一瓶蘇打水，斟在一個杯子裏面。〕

羅 我的白蘭地跟蘇打水，有嗎？

張太太 我正在取哪。

【她把酒杯放到圓桌上。

羅 這才是好孩子！張太太，謝謝你啦。

張太太 你說不好笑嗎？我們做了這多年的好朋友，彼此的稱呼，還是一死兒不脫什麼Miss，Mr. 你說，我們從今別這麼客氣了，爽快叫小名兒好不好？

羅 Mrs！不是 Miss。

張太太 Miss Miss 定了！我的中文隨你改，我的英文你趁早兒少批評。我在英租界住了差不多快一輩子，連這點兒都不知道，還了得了！不用說別的，我光在街上聽人講就聽夠了！

羅 你的小名兒叫什麼？

張太太 寶珍，他總把我叫做「寶」，我男人——我是說，我爹媽總把我叫做「寶」。  
羅（出牌）怪好玩兒的。

張太太（出牌。）你的小名兒又好聽又漂亮！

羅 算了算了！張太太，你簡直太難爲情了。

〔她真還難爲情地笑了笑。〕

張太太 都是你不好！

羅（出牌笑。）我道歉成不成！

張太太（出牌，蕙笑。）喲，你用不着！

羅（實際是在笑她，不是在同她一起笑，但是隨後瞭然於她分別不出這個區別。）我一定要道歉。

〔他研究牌。〕

張太太 人家會把我們倆看做夫妻什麼的，你說不是嗎？

羅 我希望別結！

張太太 喲，我可不敢說！人家要是看了你寄給我的那些明信片，一定會那麼想的。（羅走到

抄發旁邊的小几上取了一枝香煙。)你從北戴河寄來的那張頂好，我頂愛。我們倆無緣無故吵了一場嘴，後來你就給我寄了那張東西來。

羅 爲什麼吵嘴？

張太太 說起來也好笑！一夜你打牌輸了，第二天我借了你二十塊錢，你說你感激我，感激得什麼也似的，我當時一高興，什麼都忘了，要你親親我。你馬上拿錢退還我，說，親嘴要是利息的話，你就——噢，你當時多傷我的心！

〔她做出傷心的樣子。〕

羅 (回到他的座位。)我就不信有那當子事來，我跟你賭一下那一盒子的明信片。

〔他出牌。〕

張太太 (站起，顛巍巍的。)除非等我死了，從我身上搶了去，別人就不用夢想拿走我的明信片。(她出牌看點子，羅出牌。)你看罷，我一有機會，我什麼時候心一橫——說不定我一情急，我就會左說明信片，右說明信片，說得你不要我，我也不成——可不是，一結婚，我就不說了！

羅 好，看牌罷。

張太太 你自個兒也承認，住在我這小洋房子，你頂舒服不過——我又不愛唧哩咕嚕老挑  
岔兒。

羅 做我太太！說得好容易！——說真個的，張太太，不成。

張太太 你住的是我頂好的房間，有時候你今天交房飯錢，第二天我不馬上又借給你了嗎？

羅 張太太，你提醒我這個，你有什麼體面？

張太太 （她正要出牌，一生氣，住了手）我有什麼體面？至少我也不比你多！（她打算頂這頭，

羅讓她們頂那頭。）你別生氣，全是你逗的我！我一向依你依慣了，簡直忘了我的門第，一死兒  
想俯就你了。

羅 得了，你又回到老話頭兒上來了！有什麼用！

張太太 （擱下牌，大發脾氣）我倒要問問你，你爲什麼一死兒不肯娶我？我也許忘了我的門  
第，可是我還沒有忘記我自個兒。你連我房子旁邊的洗澡屋子都不敢多邁一步，也真虧你！

羅 我請問你，你在這兒孤零零一個人，我可從來對你有過什麼暗示，要利用一下子來過？  
（他站起，矯做尊嚴）到底是誰不多邁那洗澡屋子一步，是你，還是我？

張太太 我承認你待我是一個十足的君子人。可是——（他坐下又拿起一枝香煙）你要是沒有真心話，我倒有兩句。（他搜索他的衣袋）你找洋火兒嗎？（她走到碗櫥那邊尋出一包火柴，拿到桌子這邊。她一面說話，一面劃火柴，劃一根，折一根。）你自個兒曉得，你沒有錢去回力球場，才在家裏跟我頂牛兒的，——有什麼好說的，還不是因為我好欺負！這天津城誰不把你叫做一個馬耗子，一個輸光了的賭混混兒，一個老婆摔了的臭男人，祇有我傻心眼兒，偏偏還想嫁給你做老婆！（看她一根一根劃不着，他一生氣，從她手裏奪過火柴匣，祇一根就燃着了香煙。）你那些老朋友，哼！遠遠在街上望見你，誰不是寧可多繞兩條胡同，跟躲活鬼一樣躲開你！誰不清楚這個你曉得，我也曉得！你跑到我這兒來住，跟我借錢，要我照料你，叫我照管你，活像你是——我的孩子，臨了兒還是我管着你，沒有變成酒鬼！（她的聲音含着不少眼淚，可是越講越生氣，身子隔着圓桌越來越向他斜過去，滿把戒指的手捶桌面）

也越捶越響。現在請問，我那條兒對不住你？

羅（站起，傷了尊嚴，真動了氣。）張太太——

張太太 哼！你用不着神氣，小心我贏了你那三百塊錢！我知道你不成器，我也知道你一來就不說真話，可是你有一樣兒好處，自來待我不脫君子人的譜兒。平時我還不覺得你怎麼樣，直到昨天你要走了，我才明白我多丟不開你。我是一個規矩女人，羅先生，我也許是一個傻子，不過我敢說我待你可真夠好的！

羅 你待我也許太好了點兒，可是我還有別人要考慮。我女兒——

張太太（打斷他的話。）我曉得她反對我。（重新坐下，決然。）好罷，我也反對她說不定那一天我也有個機會給她一個好看的！

羅 別說傻話了！我一結婚，別的不提，我的養老金先就斷了。

張太太 可是，我的錢不足夠兩個人用嗎？這兩年，咱倆過得挺體面的。

「她的話太直了，她惶惶拿起桌上的小『狗熊』遮羞。她把牠平平放在膝頭，臉回下，重新給牠挽頸子上的粉

紅綬帶。

羅 (坐下，聚起牌筭) 好了，好了，我們又在做沒有用的討論了。來罷，再給我一杯白蘭地跟蘇打水。

張太太 (順從) 就是了。(站起，放下她的小「狗熊」，拿起他的杯子) 這是你夜裏第二杯了，我要給你對薄點兒。(她走向碗櫥。門鈴在響) 老天爺！這晚兒有誰來？

〔門鈴又在響。〕

羅 管牠哪，孩子，我們玩兒我們的。我分牌了。

〔他在分牌。〕

張太太 (走向圓桌) 我就歡喜你叫我「孩子」——我覺得又別緻，又親熱。

〔門鈴又在響。張太太拿起「狗熊」，放在左邊几子上，走出外門。羅在分牌。停了停，采芹走進來，提着一隻手提箱。她裝出沒有事的樣子進來，看見羅沒有看見她，馬上她失了勇氣。但是他一擡頭，她長怯的可憐模樣就又消失了。〕

羅 (依然在低着頭分牌) 是誰？



采芹 (強作欣快) 喂, 爹爹!

羅 什麼, 你!

采芹 (手提箱放在几寸旁邊) 您想不到, 是不是?

羅 (乾澀) 實在想不到。

采芹 歡喜嗎?

羅 你到底從那兒來的?

采芹 北平; 比您晚一趟車。

羅 你來做什麼? 你在那兒憩?

采芹 這兒!

羅 什麼旅館?

采芹 用不着旅館——這兒跟您!

羅 胡扯! 這樓裏頭就沒有你的地方。

采芹 那怎麼成？我把行李票交給行李房，叫他們明天早晌把我的行李送到這兒。

羅 我住的祇這兩間屋子。（開臥室門給她看）你來看看我的臥室——一個又黯又窄的狗窩，祇有一個窗戶，還不朝外開，朝着人家的後牆！這房子原來的臥室我們當飯廳用。張太太住在老媽屋子——她那麼告訴我的。

采芹 爹！

羅 現在你總算看見你老爹這幾年過的多優哉游哉了罷。

采芹 （脫下她的大衣，放在沙發上）那您也祇能埋怨自個兒！啟德給您介紹到國貨公司做事，是您自個兒不好好兒幹，弄的窘到這個地步。

羅 你用不着脫掉大衣；你不能在這兒惹的。

采芹 真個不能嗎？我是特意看望您來的，不過在這兒住一夜，也許住幾夜。

〔她走向圓桌，打算洗牌。〕

羅 別動！那是張太太的牌，回頭我們還得接着來——我眼看就要贏。（把牌原樣移到一張

報紙上，小心放在左邊的几子。）說真個的，采芹，你不能在這兒憩。你要高興的話，請你住到旅館去，要不頂好，回北平去。你在這兒活麻煩！我是一個老年人；這類事我經不起的。再說，這兒沒有你的臥室，也沒有你的牀的。（走向太師軟椅，坐下。）你到底是搗什麼亂，快到半夜了，趕到這兒來，一死兒要在這兒住好幾年了，我邀你到天津來，你總不答應，怕我掃了你的臉。如今可好，自個兒遊魂遊到這兒來了。

采芹（坐在圓桌左邊的椅子）爹，我可從來沒有想到什麼掃臉不掃臉的。我跟你講過，祇要您有幾樁事丟得開，我就來。

羅 好，那麼，那幾樁事我沒有丟開，你幹嗎來？你到底開什麼玩笑？再說，款德呢？

采芹（停了停）說的就是這個呀！款德忽然要到——保定去——去看一下他們會裏的國貨推銷處——就在您去了不久——丟下我一個人，我一想，倒不如趁這個機會看望看望爹去！我來了，也是一個好機會，解決一下您跟張太太的事。

羅 你來的再沒有不巧的了！我今天晚晌忙得很。

采芹 那您不說，我也曉得——跟張太太頂牛兒！我幫您來完了，好不好？

【她過去要移回牌來。

羅 別結！我不要你動！你今天晚晌給我住到旅館去，明天我來看你，跟你一道兒用午飯。

采芹 我就不能去旅館。我身上一個銅子兒也沒有。車票錢有一半兒還是向袁媽通融的。

羅 你的袁媽呢？

采芹 留在北平。我早就曉得這兒不會有她的地方的。

羅 欲德天津多的是朋友，你儘有辦法想。

采芹 我才不要打攪他們。我忘了問欲德保定的地址，就沒有法子叫他寄錢來。好爹爹，我不得不在您這兒住。

【她坐在太師軟椅的扶手上，拿胳膊圍住她父親。

羅 你活活討厭！

采芹 想不到您就這麼一個親生女兒，您這麼個歡迎法兒！

羅 我可不能說爲了你鬧得天翻地覆呀！

采芹 您就讓我在這兒憩一天兩天得了，也許還要長久點兒，也許就沒有那麼長。我一定不攪您的，我睡在這沙發上好了。

羅 哼！你就不曉得這破沙發！那還是老早沒有彈簧時候的古董！不說人，就是貓，不吃點兒安眠藥水，也別想在上頭憩憩腳。

采芹 得了，我就沒有想到睡覺。好爹爹，就是我没有睡覺，您也不會知道的。您不用講了，我在這兒憩定了！

〔她走到圓桌旁，拿背向着他。〕

羅 (看着她，忽然起了疑心) 采芹，你這孩子半天就沒有給我講真話。準是出了什麼事了。

采芹 (轉向他，儼若無事) 爹，您想到那兒去了！

羅 一定出了岔兒。到底是什麼事？

采芹 沒有事。

羅 說罷，我是你爹，我一看你的眼睛，就曉得你沒有講真話。到底是怎麼一當子事？

采芹 （停了停，包不住情感，終於爆烈了。）我離開了啟德。

羅 你是什麼意思——「離開了啟德？」

采芹 永遠離開了他。我再也不會跟他在一塊兒住了。

羅 瞎說八道！

采芹 再也不會的！您不明白。

〔她坐在圓桌旁邊，肘子拄着桌面，臉藏在兩手當中。〕

羅 是的，我不明白！我也不高興明白！

采芹 我永遠離開他北平的家了。

羅 你是什麼理由？難道他幹了什麼壞事？

采芹 他騙了我。

羅 （站起）啟德！決不會。

采芹 爹，我不能回到他那兒去；我不能夠別再追問我了，您祇要准我跟您在一起就成了——好爹爹，留我跟您在一起罷……

羅（走向她）你們夫婦一定有什麼爭執來的。兩個人吵了一場嘴，算不了什麼，你今天晚晌就得給我回去。

采芹 我說不成就成。我告訴他我決不回去，我祇求跟您——跟您一塊兒住，住幾天。

羅 可是我不許！不說別的，張太太先不會答應。她一看見你在這兒，就是一肚子醋——再說，這是她的房子，不由我支配。我根本也不相信你說啟德的話。

采芹 我們父女倆到別的地方去好了。張太太又算得了老幾？（站起，走向他，抓住他的胳膊。）我可是您的親生女兒。再說，啟德每月的接濟就要停的。從今天起，咱爺兒倆得一塊兒省着過日子。好在我還會點兒手藝，可以開個小舖子混飯吃。

羅 我不要聽你瞎安排。就算你離開了啟德，你也可以叫他養活你。

采芹 我不要啟德的錢，爹，再也不要他的錢，您聽見了沒有？

羅（越來越生氣。）不，我沒有聽見！不管你多有理，不管你說得多好聽，我的主意就是你得回你丈夫那兒去，早點兒給他一個機會解釋，別等太晚了！他不收你！你今天晚晌就到北平去！

〔他毅然走向沙發，拿起她的大衣。〕

采芹（接過大衣，放在圓桌上，同樣決然。）我要在這兒睡，在這屋子，今天晚晌。

羅 你給我睡到藍鋼車裏頭去，明天一早兒醒來，快快活活，明明白白，到了你的前門大街。

采芹（稍微走開。）你不能趕我出去！

〔停了停。羅看出她臉上真正的爲難，起了同情心，變得嚴重了。〕

羅 采芹，你真相信你說欲德的那些話嗎？（她低下頭表示贊同。）你拿得穩？（她點點頭。）你們中間一定有什麼誤會！（走向太師軟椅。）我還沒有見過一個男人像他那樣愛他太太的！采芹，回去罷！

采芹 辦不到！

羅（走向她。）我現在說這話，因爲我過去有的是痛苦的經驗；采芹，我懂得這是怎麼回事。



我逼你回去，不是爲了我好，是爲了你好。我不像人家說我說的那麼壞。祇要你肯回去，你就會快活的。好孩子，沒有第二條路。聽我的話，到啟德那兒去。

采芹 不，不，爹，我告訴您，我永遠離開啟德了！留我跟您在一塊兒——

〔有人叩門。〕

羅 進來！

〔張太太進來，采芹倒進太師軟椅。〕

張太太 （抱怨）天不早了！一到十二點半，電車就沒有啦，我怕華太太不大清楚租界的規矩。

羅 好。華太太乘一點鐘的通車回北平去。我們還趕得上末一趟電車。

張太太 （放了心，微笑）噢，那就好了，你們還有的是時候，我把大門鑰匙留給你，方便點兒。我

把鑰匙放在過廳的桌子上。（向采芹）你不用點兒東西煮一碗掛麵，窩兩個果兒，好不好？

采芹 謝謝你，不用麻煩了。

張太太 （不高興）好，再見啦。

采芹 再見。(張太太走出)爲什麼您要說我走呢？我不走的！

羅 你要走的。你要是愛敬德的話，你就得走。(他走向她，手放在她的肩頭。)你還愛敬德嗎？

采芹 愛的。

羅 采芹，那麼，回去好了。

采芹 我不回去。

羅 曾子說得好，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忠就是愛，恕就是饒人。越愛越要饒恕。

采芹 (急切) 爹！這話要是真的，對我們夫婦要是真的話，那倒好了！

羅 你一回去，就成了真的了！(他走開些) 老天爺！你媽跟我當年就夠糊塗的了，你們小兩口

兒可別再那麼糊塗了，攔住你們倆一輩子。

采芹 (出乎意外) 您跟媽怎麼的了？

羅 (靜靜地，難爲情地) 你媽離開了我，就跟你現在離開敬德一樣。

采芹 媽——(站起)——離開了您？

羅 爲了同樣的原因，你明白——你離開啟德的原因。

采芹 您從來沒有對我講過！

羅 沒有講過。

采芹 她去世以前多久的？

羅 一年以前。

采芹 您跟媽在一起快活了多久？

羅 幾個月——不多的。

采芹 啟德跟我在一起快活了六年！

羅 這正是我要你回去的緣故。回去罷！

采芹 您常常跟我提起您同媽，原來是一大堆的謊！我受了一輩子騙！您總說您倆是一對兒。

理想夫妻，您因爲她死難受，才糟到現在這個地步！

羅 我怕你曉得了實情，不肯原諒我——我要找個藉口騙到你的同情，你的孝心。再說，我拿

真話告訴你，又有什麼用？

「他走向沙發旁邊的小几，拿起他太太一張像片，站着看。」

采芹 您要是早點兒拿真話告訴我，我今天晚晌也就不至於受這個急難。我現在相信，一件事要想好，祇有照直說，照直做——您瞧，就是說句真話，也不容易，也得學。

羅 你得打小兒學才成。你就沒有打小兒學。

采芹 那是誰的錯？（羅轉向左邊，感到她的刺。）給我講講您同媽的事。

「她重新坐進太師軟椅。」

羅 （站在圓桌旁邊）還不都一樣？你媽怪我不好，跟你怪啟德不好，一模兒一樣。不過，采芹，我冤枉——你媽當時冤枉了我。

采芹 爹，我不大相信您的話。

羅 難道隔了這多年，我現在告訴你我冤枉，你還不肯相信嗎？

采芹 不是不肯相信，是不能相信。我倒想相信您，可是辦不到！您方才自個兒承認，關於您同

媽，我這一輩子就沒有聽過一句真話！現在您一轉念頭，說是說了真話，我就那麼容易相信？別瞧你不像你媽，倒有一樣相同！任憑我怎麼發誓，任憑我怎麼解說，我沒有法子叫她相信我說的是真話！

采芹 說不定您早就毀了她對於您的信心！不管多愛您的人，您都有本事在一天，一點鐘，半點鐘之內，毀了他們的信心！

羅 當時我真還是有口無從分辯。你媽老早就對我失望，沒有一點點好感。我生活的方式不配她的標準。（微笑）她嫁我的時候，我長得相當漂亮——也許花花公子的派頭太足了些，——我養了一屋子的蝸蚶，頂好的都是特地打濟南府運來的，——我常常贏，自然也有輸的時候，——後來有了賽馬，這當子玩藝兒，我自個兒養着馬，騎着馬跟人比賽，我的錢不是花在賽馬上，就是扔在骰子，撲克牌，轉盤上。頭一個老婆是爹媽給我要的，爹媽死了，她也活叫我氣死。後來我遇見你媽；我愛她；我答應她不賭錢，——可是我白答應，我就沒有做到；這活活長在我的血裏頭。采芹，我試來的，可是我失敗了。我一來就對她撒謊，她看出我撒

謊，越來越不相信我了。她頂恨人家撒謊。她是那類心眼兒窄，想不開的女人，你要不說真話，她就以為這是撒謊。我自來恨人家老老實實說真話。我就歡喜在話上添點兒作料。

采芹（感傷地，忸怩地笑着）跟我一樣。

羅 可不是。我還記得你小時候，我們儘笑你來的。差不多你頭一句話就是謊，編點兒小故事，造點兒小童話，騙騙人，騙騙自個兒！

〔他走向沙發旁邊的小几。〕

采芹 爹，您還記得有一回，我聽外婆給我講故事，說一個後爹怎麼怎麼虐待前夫的兒子，前夫的兒子怎麼怎麼孝順，我對街坊人講，您就是那個後爹，您聽見打了我一頓。我一瞎安排，別的小孩子就把我看做他們的頭兒。所以，您打您的，我編我的。您簡直沒有辦法我。

羅（走到太師軟椅背後）我自來不肯打你罵你的。

采芹 我就愛編點兒故事哄哄人。我當時不覺得這有什麼害處——

羅 你媽說我不會講真話。她不大愛說我什麼難聽的話，要說也就是一句話，把我叫做撒謊

專家。後來，我一聽到人家說撒謊兩個字，我就像聽見你媽的聲音，看見你媽的臉。

采芹 我曉得這多傷您的心！您愛她。

羅 她不肯相信我，也不肯饒我，就離開我回了娘家！我不怪罪她；說到頭仍是我自個兒不好！不過，采芹，我待你媽那份兒真心，就跟你是我女兒一樣實在，就跟我疼你一樣實在，就跟上有天下有地一樣實在。我愛她，我當時也沒有第二個女人放在心上。我願意認錯兒，說我又賭錢來的。我甚至於願意承認我撒謊，一切是我自作自受。可是我愛你媽，每逢我撒一次謊，她當做真話相信，我不由自個兒，咬住牙，跟瘋狗一樣，咒她一頓，咒我自個兒一頓。

采芹 就是您發脾氣，我相信也是假的！爹！那也是假的！

羅 以後不久可再真不過了！我橫了心，一直不好好兒幹，在外頭胡作匪爲，鬧得你媽在家裏沒有法子活下去，忍受下去——她祇好丟下我不管了。

采芹 可是您當時要多等一等，再給她一個機會，她也許就明白您了，您說不是嗎？

羅（拍着她的肩膀）所以，你今天晚晌得回到敬德那兒去。你願意再蹈一下你媽同我的覆

轍嗎？好采芹，回去罷！

采芹 我不能回去。

羅 你要是老延宕不回去的話，我告訴你，欲德可就不是欲德了。他會答應你走，跟你離婚，跟你的情敵結婚，快活一輩子。

采芹 （她的面孔透出一種新情緒——妬嫉。）爹！

羅 要不然的話，看見女人就討厭，挺好的日子過得又苦又澀，活活葬送他一輩子——都是你害的他！

采芹 爹，您還忘了我。我在您這兒住下去的話，一定會變得又髒又懶，裏裏外外都齷齪個透！我那些朋友自然不肯跟我再來往了，活了該！我也不在乎，跟誰在一起都成。跟您一樣，我在這兒鬼混下去，臉蛋兒又虛又瘦，心乾了，腦子也糊塗了，說來說去，都是我害的我自個兒！

羅 你別瞎抱怨了，我不許你在這兒停的！你今天晚晌就得給我回到欲德那兒去！今天下午你們夫婦還挺快活來的！他一向待你，實在稱得起一個模範丈夫。他不要我到他跟前，我一



點兒也不怪他，——一個去他太太體面的老丈人，不說敬德，我自個兒先知趣。他把我安排在天津住，再對不過。這兒誰都清楚我的底細，自然誰也就不把我當做一回子事看。方才你講，是你離開他的。你真不該這樣做！你不該不顧一切，毀壞他的名聲，他的家庭，糟蹋你一輩子，他一輩子，祇因為發了一點鐘的脾氣，聽我講（把兩隻手都放在她的肩頭）不錯，我墮落到這個地步，要怪也就是怪我自個兒。可是，在起初，多忍耐一刻，多原諒一下，你媽跟我這一輩子也許現在要好點兒，也許還是快快活活的。

〔他轉過身，一種幾乎忘掉的情緒湧滿他的心頭。〕

采芹 您怕做夢也想不到，您每一個字跟刀子一樣割着我的心，我的肉！可是，話說回來，我不能回去！

羅 你得回去！既然說到這個地步，我不肯留你在這兒住的！

采芹 不過我沒有法子出去住旅館。我沒有錢。

羅 我的錢還夠你買車票的。回頭我把你送到車站，打電報給敬德叫他明天一早兒來接你。

采芹 不成。我不能回去——不能回去。

羅 (厲聲) 你怎麼也得回去! 你不能在這兒住, 我也沒有一個銅子兒打發你到外頭住。

采芹 您總不會把我攆到街上去。

羅 祇要我能把你逼回到你丈夫那兒, 什麼我都做得出來。

「他拿起她的大衣。」

采芹 (站起, 絕望) 爹!

羅 (聽出她的情急, 停了停) 怎麼樣?

采芹 (低下頭, 用了老大力氣說話, 聲音幾乎縮成耳語了) 我沒有離開啟德, ——是啟德離

開我——

「靜了下來。羅站住看着她, 領略她的話, 大衣跌到地上。」

羅 你說什麼?

采芹 啟德離開了我, 現在您曉得我爲什麼不能回去了。

羅 爲什麼離開你？

采芹 媽怎麼稱呼您，他怎麼稱呼我。他說我撒謊。他以為——我另外有人。

〔又羞愧，又痛苦，她說出末一句話。〕

羅 我到底逼出你真話來了！采芹，我簡直不信你會這樣子！我簡直不信！

采芹 （恐懼）爹，我真沒有那回事！

羅 你爲什麼起初不拿真話告訴我呢？

采芹 （失色）爹！您不相信嗎？

羅 你是不是向歆德否認來的？

采芹 那還用說？

羅 不管你怎麼分辯，他還是轟你走，恩？

采芹 他沒有轟我；他不要跟我在一塊兒住。是我自個兒走開的。

羅 既然你丈夫都不相信你，你怎麼能盼我來相信你呢？從小到大，我就曉得你不會說真話。

的。

采芹 爹，我現在告訴你的可是真話！看媽的面子，別不相信我！您再一不相信我，我還有什麼路子好活呢？

羅 你祇要對我講真話，我一定幫你忙。像華歆德那樣愛他太太，要是不肯跟他太太在一塊兒住，決不會沒有理由的。

〔他走開了。〕

采芹 方才您講，我的臉就是您的臉，您一看我的臉，就曉得我不是撒謊。（走向他，靠近了，對住他。）現在看看我的臉，告訴我您看見了些什麼。（她清楚地，質直地說着。）我愛歆德，祇愛歆德，從來沒有變過心，從來沒有存過一絲邪念頭，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男子。（羅靜靜地看着她的臉，依然不大相信。）我現在跟歆德的情形，跟媽離開您那天的情形，完全一樣——

〔他的臉開始在變動。有人叩門。〕

張太太（在外面）我聽見電車的鈴鐺響，華太太要是趕火車的話，可該走了。

采芹（進住氣，雙手揪住他）爹！

羅華太太換了主意。她今天晚晌住在這兒，不走了。

〔他用胳膊扶住她。〕

采芹 爹！

〔她緊張的心情過去了，軟軟地倒進他的胳膊，情緒主有着她，苗條的身子顫索着。〕

幕落。

第  
四  
幕



星期一，羅照熱的房間。陽光從圓窗射進來；沙發一端放着一個枕頭和疊好的被褥。采芹和羅一同坐在圓桌旁邊喝牛奶。桌布是骯髒的，屋子的什物亂七八糟，樣樣東西不順眼。羅穿着一件齷齪的睡衣；一份晨報頂住他面前的牛奶鍋。

采芹 這屋子又亂又髒，活活像個狗窩！

羅（一邊吃東西，一邊吸煙。）你慢慢兒就會慣了的。待久了，你就知道還非這樣不可。

采芹 那也得要人受的下去呀。我倒要收拾收拾看。

羅 你這麼說，是因爲你才在這兒待了一天，多待些日子，你自個兒也就懶散了。

采芹 我這回離開飲德，下了決心，要好好作人，不辜負飲德同我好了一場。我就是耍懶散，我



也不許自個兒懶散。

羅 我看你也祇是說說好聽。

采芹 頭一椿，我的好爹爹，您跟我吃早點，可別再穿這噁心死人的睡衣了。

羅 你要以為我留你在這兒，專為跟我搗亂，叫我不舒服，那我不妨告訴你，你休想有一分鐘閒在。

【遠處有人在拉胡琴。一會兒一個調子，什麼「美龍鎮」啦，「探窰」啦，「碰碎」啦，挑大段好聽的拉了許久。  
采芹 （勉強微笑）還有這死胡琴，我也得想法子對付。

羅 你要是想克服環境。那才叫白費氣力！東碰一鼻子灰，西碰一鼻子灰，碰到我這個歲數兒，你就分不清我臉上那兒是灰，那兒是鼻子。算了罷，頂要緊的是克服你自個兒。

采芹 我要克服我自個兒，不過決不是爲了適應環境，倒是爲了去掉我這六年闊太太的習氣。闊的時候，我祇覺得舒服；現在窮了，反而覺得我那種習氣累贅了。欲德平素愛我，一心祇圖我快活；要是——（嘆息）唉！

羅 「要是」什麼？你說說我聽。

采芹 要是他還要我回去，他還愛我的話，我要他別再那麼把我當做一個金魚兒養着。

羅 (搖頭) 哼！(看着沙發) 活作怪！我說這破沙發睡不得，你看怎麼樣？現在連你也古裏古怪了！

采芹 我做姑娘的時候，咱爺兒倆過的還不都是苦日子——

羅 別說下去了，我就怕聽什麼苦日子不苦日子的！(換掉題目) 你給啟德寫信了沒有？

采芹 (又嘆了一口氣) 有一百封了罷。

羅 沒有回信嗎？

采芹 沒有，怕還來不及。

羅 不過，他可以打電報的。

采芹 根本我寫的信連一封也沒有寄。

羅 (不看報了，看着她) 你就沒有吃東西。

采芹 我不餓。(過去坐到太師軟椅裏頭。)爹，我在這兒簡直沒有法子住下去，您說能嗎？我去找一所小房子，正好夠我們倆住的，您去告訴張太太一聲——

羅 (煩惱)我早就曉得你要說這話的！毀了你跟歆德還不夠，又跑到這兒來毀我！不成，小姐！我娶了張太太我才走。

采芹 隨您說好了，反正我知道您不會娶她的。我整整想了兩晚晌。我未嘗不願意死，可是一個人想死，我曉得不會死的。一個人多憂愁，多傷心，也不會憂愁死的——我的身子又這麼結實，連個傷風頭疼輕易都不見面，說不定會活到百兒八十。我還得閃在一旁，看歆德跟別人快活。不管我淪落到什麼地步，我也要過得好像我跟歆德還在一起一樣。就像每天，每小時，我都盼着他來。我把日子過得就像他真有一天要到我這兒來——我隨時可以跟他回家的。

〔胡琴暫時停住。〕

羅 那對你也許不錯，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我也要討華歆德的歡喜——萬一他接你回家

的話，你還是聽我窮下去好了。他會要我跟他一塊兒回去，那可真成了新聞了！我自來沒有照他的規矩做過，現在我還是不想照他的規矩做。別瞧他好，你要不是到我這兒過兩天窮日子，你就別想多長一分志氣！他規矩他的，要說感化我，哼！

〔他到沙發旁邊的小几上又拿了一枝香煙，另換了一張報紙。〕

采芹（過去抱起沙發上的被褥。）爹，您可別忘記我們現在這點兒錢，是我拿我的首飾當來的，所以您得聽我調遣。現在您不高興，將來總有高興的一天。

〔她走進臥室。〕

羅我！可是開頭我就罵死你，到頭我還要罵死你！像我這大年紀的老貓，老換地方，換也換死了

〔他舒舒服服地坐進太師軟椅。〕

采芹（走向臥室。）從今以後，我要練着不說謊話，不管多小多不要緊的謊話，我也要活活把他捺下去，看我到底還能不能說真話。他也許要來的，爹，您說不是嗎？您不覺得他會來嗎？

羅 我正在設法叫他來。

采芹 (想不到,急切)您設什麼法兒?

羅 你別管了。等實現了,我再告訴你不遲。

采芹 (把圓桌的碗鉤收進托盤)我原來希望他回答我叫陶勤送去的條子,可是他沒有回答。真的,欲德說一句算一句,向來不改口的。(稍緩)我要出去一會兒。

〔她把托盤放在左邊的几子上。〕

羅 到那兒去?

采芹 鄰近有一所小房子空着,我去看一下。我想也許夠我們倆用的。

〔她走進臥室。〕

羅 別去太久了,我也許要你有用。

采芹 要我做什麼?

羅 幫我招待欲德!

采芹 (急忙走出) 爹!

羅 別急得那個怪樣子。我昨天打電報給他，叫他到這兒來。

〔胡琴又響了。〕

采芹 要是他不高興來看我的話，決不會因為您要他來他就來。

羅 采芹，我覺得祇要你跟他對對面，不管你的錯兒多麼大，他這兩天氣總該平下點兒，把事

仔細想一過——

采芹 (走向他，急切地，打斷他的話) 爹，我也說的哪!

羅 你的錯兒不管多麼大，你始終愛他，沒有變過心。

〔胡琴停住。〕

采芹 是的，祇要我見的到他就好了!(她跪在他旁邊，手搭在軟椅的扶手上) 我覺得祇要他

心裏——不管他的心有多深，——祇要他心裏還有一點點愛我的意思，祇要他還想得

來他跟我耍好的樣子，我的愛會跟磁石一樣把他吸回來，您說不是嗎? 祇要我能坐在他旁

邊，跟他講話，握住他的手，談談我們過去的生活，我就會叫他看出我多愛他，愛他一個人，從來沒有換過人，——就算我這回忘了亂子，那祇能算我糊塗，不懂事，沒有按着他的意思做，——我也就是不懂事，做錯了事！這回亂子難道還不夠教訓我的嗎？祇要我答應用我全付的力量不再撒謊，祇要我答應百折不回，橫下心改悔，今天改不了明天改，明天改不了後天改，總該有一天改好我的毛病。難道他就不能收回一點點他的信心嗎？就算我多麼不好，單爲了把我練做好人，他也不應當再把我接回去，跟他住在一塊兒嗎？……

羅 自然我也這樣想。像撒德那樣的男子，不會一下子忘了他心愛的女人。他要是發見自個兒誤解了他心愛的女人，他會懊悔死的。你的錯兒再大，也不至於像他所想的那麼嚴重。

采芹 可是他不會來的。你就沒有得到他的回信——他不肯來的。

〔他走向圓桌，望着外面。〕

羅 我也有點兒不好過。我說要緊的不得了，叫他打個回電。

采芹 怎麼——要緊的不得了？

羅 看你，傻孩子！我要是打個電報，就說「盼來，」他當然不會放在心上。我的電文自然是叫他非來不可的口氣。

采芹 好。可是您說些什麼呢？

羅 神來之筆！我說：「采芹將死，速來一晤！」

采芹 （坐在沙發上）不過我雖死遠着哪。他一到這兒，馬上會看穿的。

羅 當然不會。我的意思是叫他以為你打算自殺來的——你還不明白嗎？他一同情，——後悔，——馬上會趕來的。

〔他隨手把報紙扔在地板上，站了起來。〕

采芹 不過，他還是沒有來！

羅 他要來的話，頂早也得等到今天早晨。不過，他應理打個回電才對。

〔他走進臥室。〕

采芹 （走向臥室門口）他來了怎麼辦？



羅 (走出臥室，脫掉睡衣，穿着襯衫背心) 你可得聽我的話，不許亂做主張。你們夫婦倆沒有合好，你得事事由我支配。你假裝病的樣子——病快要好的樣子——醫生剛救好你的樣子。我想這會挽回他的心的。

采芹 我不歡喜這種作法。

羅 (生氣，走回臥室) 我不過是盡我的力量！  
采芹 我覺得那麼一來，我又對啟德撒謊了。

羅 跟你不相干。這是我撒的謊。再說，祇要達到目的，管牠什麼方法，不全一樣嗎？  
采芹 啟德一定會把這看做撒謊的。我不要這麼做！

羅 他要是接到我的電報來的話，你還非那麼做不可！  
采芹 不，爹，我決不幹！

羅 瞎扯！你不這麼做，我問你，你倒要怎麼做？  
家活！我這兒想法子給你收鍋，你倒一死兒這不肯，那不肯的，請問，你有什麼高明的主意？

【胡琴又響了。

采芹 好在他沒有回電。他不見得來的。我出去了。

【她從椅背上拿起她的大衣。

羅 不管怎麼樣，你要早點兒回來。他也許忘了打回電，也許沒有時間打回電，也許有點兒疑心，故意不打回電，來總是要來的。

采芹（穿上大衣）我去看看房子，馬上就回來。（她走了，走，在門口轉回身）爹，您的好意，我祇有感激。祇要他肯來就好了。

【她走出。

羅（重新燃上一枝香煙）換所房子住！還不如要了我的命！什麼都弄得一乾二淨，光而又白，你就別想舒服，安逸！什麼賭場你也別想進去！什麼交易所你也別想觀光觀光，哼！倒真是觀光了！你也別想做一分錢買空賣空的買賣！乾淨省錢！有志氣！羅照照！活到你這份兒年紀，受這活罪，不，決不幹！（他端詳着右牆張太太的肖像，做出一種讓步的幽默的表情，然後走

向左牆的電鈴。(聽罷，我奏結婚的曲子哪！) 捺鈴。(聽見了沒有，羅照煦？) 再捺鈴。(結婚進行曲！) 轉身走向肖像，點點頭，打定了主意。有人叩門。(進來——) 珍珍！

〔張太太進來。〕

張太太 你捺鈴來的？

羅 怕是捺來的。

張太太 什麼事？不是隔壁的胡琴吵着了華太太？

羅 那拉胡琴的找下事了沒有？

張太太 找不下事怎麼着？

羅 怪不得他拉的那麼不起勁！

張太太 我聽還不錯。

羅 我要見你。

張太太 (平整她的衣服) 我這兒等着你見。

羅 張太太，要你幫幫忙。

張太太（走向他）羅先生，你聽着，不到初一，你就別想我有一個銅子兒借你。你女兒在這兒；你應該問她要才是。

羅 你聽我說完話，別那麼急！我不是說錢。致少眼前我不要你幫忙錢。我是說我女兒跟她丈夫吵嘴了。

張太太 我猜準是出了什麼岔子！（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又生氣，又害怕）她不是來到這兒老住下去罷？

羅 不。她要拉我跟她一道兒住。

張太太 看我怎麼說來的！我早就說她要拆散我們倆，你偏不去看她能怎麼樣！你自個兒做得了主，不是嗎？羅先生，你不走，是不是？

羅 你聽我說，他們夫婦倆不合好，我每月的接濟可就停了，我就沒有一個小錢兒花了。那時我女兒要到那兒去，我得跟到那兒去。

張太太（急得搓着手帕）你缺的是錢，那麼，這個女人的錢跟那個女人的錢，又有什麼兩樣？  
羅 張太太，我要說的也就是這個，你倒痛快先說出來了。難爲情的是，我有點兒不配。

〔他撿起地板上的報紙，走向圓桌，放在上面。〕

張太太 什麼配不配的，又不是天河配！

羅 我不是說這個。現在我盡我的力量調解。我要是調解成功，不用說，我還照常住在這兒——我每月有我應得的接濟。

張太太 你要是調解不成功呢……

羅 萬一不成功，說實話，我不得離開你，就得娶你！

張太太（走向圓桌）羅先生，這可是你說的！你把你的話寫在紙上，我要你個真憑實據。你不是向我求婚？

羅 張太太，你未嘗不可以——

張太太 聽你口氣，你像還有什麼私心。

羅 我沒有私心，我現在祇是爲你著想。你有一兩次說你不是不高興嫁人，——你雖然沒有說明這人是我，不過意思在那兒，我不是不明白。我有我的想法：我實在配不上你。我現在要知道，你可別挑錯了人。

張太太 那你倒白操心了。我跟你在一樓住了足足四年，會不清楚你配不配我，我可真叫白活了。羅先生，你愛趕時髦，不過趕時髦，也算不得了什麼毛病。

羅 (到小几上取香煙) 張太太，就事說事，譬如說我娶你——你嫁我，這可是你自個兒睜着眼挑的，萬一有什麼不如意，你可怨不得旁人。我要跟我現在一樣自由。你不許干涉我的習慣，也不許過問我花錢的方式。

張太太 好罷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我知道我沒有福氣嫁一個狀元的。我要的祇是跟你白頭到老——嫁一個高門第，死了出殯也體面。啐！什麼死的出殯的，多不吉祥！祇要你我一結婚，我就不怕你女兒領你走了，你也不致於說要走就走了。

——她坐在圓桌左邊，可憐的粉臉顯得挺愁苦。

羅 好，就這麼說定了。（走向她。）要是今天和解不了，我們就算定規了。

張太太 要是她跟她丈夫合好了呢？

羅 合好就合好了。我有了接濟，自然不肯離開你這房子了。

張太太 那麼，就我這方面講，——打開天窗說亮話，——我願意他們拆開。

羅 別那麼自私！我覺得他們就是不拆開，你也會贏的。（他多情地舉起她的頭，甜甜地微笑着；隨後，他轉開身，甜勁兒下去了，他的模樣至少老了二十年。張太太是幸福而又難爲情，差不多把手帕撕爛了。）真奇怪，我等着一封電報，到現在還不見來！

張太太 （驚醒，站起。）電報！阿彌託佛！你沒有起牀以前，電報就來了，我整個兒忘記有這當子事了。

〔她拿電報遞給他。〕

羅 真糟糕！你以後做事可得當心點兒！（讀電報。）他就要來！說不定馬上就到！采片偏偏出去了！快點兒！幫我這屋子布成一間病房。

張太太 病房？

羅 我拿這張椅子擺到這兒，回頭采芹好在這兒坐！

〔他把太師軟椅移近圓桌。〕

張太太 我去拿一條毛巾放在桌子上。（到臥室取來一條毛巾。）羅先生，爲什麼要布成病房呢？誰病了？

羅 要是沒有人病，你想他會來嗎？我打電報說采芹快要死了，——他一着急，——他就來了！

張太太 你還得備點兒藥瓶子！

羅 瓶子這兒有兩個！

〔他從碗櫃拿出兩個酒瓶子。〕

張太太 （奪下酒瓶子。）哎呀！你要灌你女兒酒嗎？（放在左邊几子上。）拿一杯水放在桌子上。

（他從碗櫃取出一個杯子。）再拿一個調羹擱到裏頭。（她接過調羹，噓了幾口氣，在桌布上措措。）羅到臥室抱來一個枕頭，一牀被褥，扔在太師軟椅上。）你看我們還缺什麼嗎？拿一雙



筷子！你懂嗎？這是撥牙關用的。還得要一個藥罐子！噢！有了！我拿一個燉子雞的沙鍋來，擺到旁邊也就像樣兒了。（她跑出去。）胡媽！胡媽！小沙鍋哪？（羅拿一個脚墊放在大師軟椅前面。他拉下窗簾，給杯子斟滿一杯水，拿調羹放在裏頭，筷子橫在上頭。）哦！就在這兒！（她拿着一個小沙鍋跑上來。）你看！蓋住蓋子，他那兒曉得裏頭有沒有藥？

〔門鈴響。〕

羅 采芹回來了。

張太太 不會是她——我拿大門鑰匙交給她的。

羅 那也許是啟德！真糟糕！采芹還不回來！先別叫胡媽開門！

張太太 （推開外門，呼喚。）胡媽！胡媽！你洗東西哪？好，你洗你的，我開門去好了。

〔她關上門。〕

羅 領他這兒來——

張太太 嗯？  
嗯？

羅 我對他講，醫生在看采芹——

張太太 嗯？  
嗯？

羅 你在外頭等我女兒回來。她一回來，你就敲敲房門，說醫生走了——

張太太 (懷疑) 嗯？

羅 然後我出來看采芹能不能起牀看他，就像她另外有一間臥室，我扶她出來的樣子。

〔他走向太師軟椅，鋪好枕頭被褥。〕

張太太 幸虧這些話不要我對他講！我就想不出這些話來！我沒有你——心眼兒活動！

羅 好了！——你看罷，——他們夫婦倆會和解的！

〔他到沙發底下抽出一把蒲扇，放在圓桌上。〕

張太太 會和解的！

羅 那還用說，他們倆管保和解！

張太太 那麼，我們倆的婚事不就吹了！

羅 自然了，——我是說，回頭看好了！（門鈴又在響）別叫他等下去了，——他會起疑心的！

張太太 （顛顛倒倒地思索，惘惘然）那麼，我們倆的婚事就吹了！

【她慢慢走出，較量這忽然的變化。

羅 傢活！你不曉得你多走運！別關門！我在這兒等他。

張太太 （在外面）原來是華先生好呀！一直進去就是！

【華歆總進來。

羅 歆德，你到底來了！

華 （十分嚴重）爹，采芹怎麼樣了？

羅 醫生如今正在給她看病。我給你打電報的事，我還沒有告訴她。

華 她好了點兒沒有？是不是更壞了？

羅 看樣子不會壞下去。

華 （轉向一旁，抑住情感）噢！謝謝老天爺！

羅 她病况的轉機全看你了。(華看着他。他走向華。)你打算帶我女兒回去嗎?

華 (十分平靜,沈着)是的。

羅 當真?

華 祇要我覺得采芹有意學好,誠實可靠,我就帶她回去。老天爺曉得我這兩天受的活罪,

——我接到你的電報,——像是我活活把她逼病的,——我那份兒難過真不是人受的!

羅 采芹無論多不好,你待她未免也太兇狠了!

華 是的,我現在全明白了!采芹——決不會的!自從我離開她以後,我沒有一點鐘好好捱過;在屋子裏頭,我東走到西,西走到東,沒有停過一步;在火車上,我坐在一個犄角,閉住嘴,咬得牙直響——我想,我想——想到我的怒火平息了,漸漸認清前前後後——曉得我太過分了!采芹那句話:『我愛你,我就愛你一個人,永遠愛你一個人,』始終在我耳邊響着。我心裏越豁亮,我越明白這話不假。我想起我們倆以往在一塊兒的日子,一秒鐘一秒鐘都是幸福,一秒鐘一秒鐘都是她愛我的真憑實據!是的,我待采芹太兇狠了。我現在趕來求她饒我。

羅 (大為感動，拿起他的手) 敬德——

華 人生原來就是不斷的掙扎，祇要采芹有心改悔，我一定幫忙。

羅 你是不是還照樣兒愛她？

華 我現在還不能說這話，我祇能告訴您，我打算相信她——這比什麼都重要。

「有人叩門。張太太進來，她預備說的話嚇住了自己。羅遲疑了一下，老毛病征服了他。」

羅 醫生走了嗎？(張太太點頭) 我去看看就來。

「他急忙走出。張太太望着羅的背影，打算把真話告訴華。她張了好幾次口，話到嘴邊又嚥下去了。最後，她說了，

一口氣，唯恐說慢了，話會停住。」

張太太 我要報告你點兒秘密。我知道我不該說，說了老天也許要罰我的。可是我已經受夠

了罪，就是再受點兒，也不會重到那兒去。你相信我嗎？

華 相信什麼？

張太太 事情是關乎你的。你可得先答應我，我告訴了你，你不要對人講是我說的。

華 我不曉得我不能答應。我倒先要問問你，你該不該告訴我。

張太太 (走向他) 我對你發誓，我說的是真話，不是謊話。聽完了，你還可以幫我——對付羅先生。

華 (莫明其妙，但是起了疑心) 什麼謊話？你講好了！我答應你不同別人講。

張太太 (耳語) 她就沒有病。

華 誰？

張太太 華太太！她就沒有病——那是編好了騙你到這兒來的！

華 (抓住她的腕子，唯恐她溜掉) 我不信！是你撒謊！

張太太 你別急聽我講！這是真的！你來的時候，就沒有什麼醫生在！華太太出去了，我敲門進來的時候她才回來！

華 你清楚你說的話嗎？

張太太 再清楚沒有！

華 你說的是真話？

張太太 你睜開眼睛，自個兒看好了！難道你真還把這當做藥罐子？

〔她過去揭開沙鍋蓋。〕

華 什麼？

張太太 這是我燉雞的沙鍋！你瞧，雞骨頭還在哪！

〔華打算走。她站在門邊攔住他。〕

華 讓我走好了！我不高興在這兒看人做戲！

張太太 你答應幫我忙，現在你一走，羅先生一定會疑心到我身上。那麼一來，他就不肯娶我了！現在你曉得了——

華（打斷她的話）這是羅先生的主意，還是羅小姐的主意？

張太太 是羅先生的主意，羅小姐——

〔她聽見了什麼。〕

華（急切）羅小姐怎麼樣？

張太太（閃開門道）他們來了！

【華抑住自己，走向對面。羅攙着采芹進來。她低下眼睛。華站着不動，察看。

羅（諷示）謝謝你，張太太。

【張太太祇好走出。采芹仰起頭，看見華。他站着不動，察看她。

采芹（遇見華的眼睛，掙開羅的手）別結，爹！我不能這樣做！我不要這樣做！

羅（驚懼）采芹！

采芹 我給您講，這還是撒謊！這沒有好處，祇有叫人討厭！

羅 你病糊塗了！你就不曉得你說些什麼！

采芹 我沒有病，您曉得，我自來沒有病過！我要是不能拿真情實話挽回他的心，我就不用妄

想他會永遠愛我。您何苦要我留着真話不說呢？

【眼淚充滿她的眼睛，堵住她的聲音。



華  
采芹！

【他想到她那邊，可是依然沒有動。他的臉透出喜悅：不過，采芹和羅都沒有覺察出來。

采芹（停了停，動情地，繼續說下去。）我真想偷偷溜回北平，求你可憐我，把我收留在你的生命裏頭，過些時，再把我收留在你的心的裏頭。我想來想去，就是沒有膽量溜回去。（坐在太師軟椅裏頭，絕望地。）這兩天我受夠了罪——我就是耍撒謊，我這兩天也學會了討厭，害怕，——要用我的下半輩子——

華（聲音塞窒）我的采！

【他走向她，差不多自己要沉下淚來。羅看着華，明日他是什麼忘忌，他不田微笑了，老眼充滿了多年不流的淚水。

采芹 你不會原諒我的！

華 我愛你不是因為你十全十美才愛你。

【他拿起她一雙發抖的手。她站起來。

采芹 欲德，我以後不單不撒謊，我還要好好幫你在社會上做事。我要盡我女人的力量推動你的國貨事業。

華 我知道你爲了我什麼也肯做的。

〔他把她引在胸懷。〕

幕落。

全劇完。

撒謊世家是由費齊 William Clyde Fitch 的真話 The Truth 改譯成的。

一八六五年五月二日，費齊生於美國紐約州的艾米辣 Elmira 縣。十四歲的時候，他在哈提浮德 Hartford 高等小學讀書，耶魯大學的菲浦斯 W. L. Phelps 教授是他當日的同班學友，曾經有趣地記述他道：「他的衣服，外貌，步態，舉止，嗜好，語言同聲音，不和正常的孩子一樣。沒有別的青年敢於穿那樣衣服；不錯，牠們乾淨，沒有斑漬或者損傷，好像頭一回上身，給過常人穿，那種整飭勁兒，別的不提，走進操場，先叫自己恐怖；那些發亮的服裝的光采差不多妨害沒有保障的眼睛，我們如今一定會把牠們剪裁的樣式叫做未來派。」

「大家知道，人穿時髦衣服，不是引人注意，而是避人注意；這個孩子似乎立即聳人聽聞，

却又漠不關懷。他的步態是格別的，原動力似乎完全停在屁股裏面；你不妨想像一隻輕快的遊艇，左右汽輪輪流旋轉，不一起動，你就得到費齊走路的樣式了。臉分外蒼白，彷彿決沒有曬過太陽；黑而多的頭髮襯的這種蒼白更加顯然。他的舉止似乎是無聊地造作；在他却自自然然，永遠是那樣子。他的語言，就學生的標準看來，是可笑地成熟；他說英文，不說一般的方言土語。聲音高高的，時常高成了假嗓，就是在通常談話之中，也像一個害歇斯特里症的女人，剛剛錯過火車，氣急色敗地叫喚。對於任何戶外運動，他沒有一絲興趣，也不矯張矯支說有。『二十分鐘的休息時間，他留在教室，在噴香的紙上，寫些短箋，扔給那些喜歡他的女孩子們。同學把他當做一個「姑娘」，有一次從窗戶把他活活扔出去。但是，依然故我，他不做分毫讓步的考慮。他母親要他在雨天穿上套靴；走進校門之前他脫掉，回家的時候再穿上。他自己說的好：『我恨足球，棒球；厭惡一切運動；僅僅爲迎合公衆的意見，我看不出我爲什麼應當做我所恨的事情。』

這裏不是壹意孤行，而是成竹在胸。他要做他喜歡做的事情；他喜歡和女學生寫信，這幫

他來日成爲一個婦女人心理的分析者；他喜歡閃在一旁孤獨，這幫他來日刻劃現實的現代生活；他喜歡煊麗的服著，這幫他來日走向一片光色的舞臺。一八八二年，他考進大學，參加並且主持一切愛美的戲劇活動，做演員，製布景，擔任導演。他扮演女角，比女子還要成功。四年以後，他來到紐約，等待機會。他做了三年社會的學徒，教家館，賣小說，終于一八八九年，抓住了一個出師的機會。紐約時報的劇評家狄斯麥爾 E. A. Dithmar 把他介紹給著名的演員曼斯斐爾德 R. Mansfield。他要這無名的青年作家供他一齣歷史劇。這就是一八九零年五月十七日，在麥笛孫廣場劇院 Madison Square Theatre 上演的布魯麥勒 Beau Brummell。

菲浦斯教授說，從這一天起，美國有了自己的戲劇。我們可以說，從這一天起，費齊平步登天，一船風順到頭。布魯麥勒從第二年一月三十日起，一口氣連演了二百五十次。他發財了，晚年一年要有二十五萬美金進賬。他在威尼市消磨他的假期；戲也大多是在歐洲寫作。他在歐洲和在美洲一樣有名。一九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，因爲割治盲腸，他死在法國馬恩省 Marne 的省會沙隆 Châlons。

「他公衆的生涯整整擔括了二十年，從一八八九年到一九零九年。他開始寫作的時候，美國戲劇幾乎沒有存在；他死的時候，這成爲一種現實。在我們歷史之中，他對於美國舞臺的貢獻，要比任何人多；有日編製我們創作戲劇的史乘，他要佔一大地位。」（菲浦斯教授。）

他拿他的工作和人見面。他沒有「幫」，他不用「幫」。劇評家，劇作家，劇「混混」，他全少來往；改革家，理論家，意識家，和他更是疏遠。他有太多的個性。他不同人合作寫戲，迴避夜郎自大的浪人，猶如迴避成名的作家。他說：『我不是一個浪人，不是一個湊趣者，不是一個尋樂者，不是一個傳教者——我只是一个給劇院寫戲的人生觀察者。』伊頓 W. P. Eaton 以爲費齊的作品要是插岡的話，從一八九零年到一九一零年的美國生活，牠們比報紙或者歷史更其能夠呈給後人一個清楚的觀念。二十年裏裏頭，長長短短，他寫了六十二齣，除去第一齣布魯麥勒是歷史劇以外，他的另外四齣傑作，一九零零年的鑽營者（*Timbers*），一九零二年的綠眼睛的女孩子（*The Girl with the Green Eyes*），一九零六年的真話和他的遺作城市（*The City*），全是現實的反映。他是一個辛勤的美國人，忠實地，然而多情地，（再壞些，就要

流成現今淺薄的荷萊塢風，而且機智地，刻劃出人生的嚴肅。

他是他那個時代的一個細心的「觀察者」，然而更重要的是，他是「一個給劇院寫戲的」人。他知道怎樣把一個故事寫成戲，然而不是故事。他曉得戲劇性怎樣決定戲劇的成敗。這不是一件容易事，特別對於中國劇作家。中國戲劇的傳統是故事的傳統，我們的思路大都先就故事發展下去，平鋪直敘，源源本本，彷彿小說而立體化。我們還不理會怎樣去從人生提煉一種材料（也許用不着提煉，因為俯拾即是），一種不多不少，不彼不此，祇有戲劇的形式可以容納。同時，這種形式，不止是文字表現，需要舞臺的機件增高牠的馬力。費齊把戲劇當做他的生命。他不像通常的劇作家，寫出來就算了。戲接受了，他物色角色，監督排練，儼然成爲唯一的指揮。他指示女演員選擇服色，即使中間有誰哭了，他也不會許她自作聰明，穿她自己選好的衣服。一點點瑣碎，他全關心，從寫作到演出，樣樣是他的心血。

菲浦斯教授告訴我們，一位著名的女演員詫異費齊知道婦女，比婦女自己還要多，還要

細。有一次排練，需要她情緒激動，走上舞臺；她做到了；但是，劇作者却在黑暗的前廳喊道：『表示你這場戲的情感，不能夠那樣走路；我來告訴你。』他跳上舞臺做給她看；她馬上看出他對了，而自己錯了。

沒有一樣不是他自己的。美國生活早就在小說裏面有了，用在戲裏面，他還是頭一個。成功的，他還是頭一個。他是第一個美國人把美國社會和戲劇拚成一個東西，那樣真實，同時那樣精巧。缺乏深沈的思想，他的功績祇在美國的戲劇。阿切爾 Archel 談到他的戲劇，兩次有所憾於他製作的匆促。有一時，紐約同時上演他四齣新戲。他在這家劇院等候上演，然後趕過對街，去接受另一齣戲的慶賀。他是一個紅人。然而，無論如何忙，不像阿切爾所說的匆促，每一齣戲他親手重寫五次——他用五管異色的鉛筆，圍着大幅的草稿一次一次修改。這樣一來，他可以一眼看清前後的程序。我們不能夠說他不慎重。他的毛病在技巧爛熟。爛熟却不妨害他的大膽，例如鑽營者，他用喪事開場。

所以，他的技巧不是賣弄，而是一種工具。他不是一個變戲法兒的，把戲法兒當做目的。他



要的是普遍的真實。他自己說的好：『不要就着舞臺上傳統的鏡面去看那反映出來的人生；正相反，仰起頭，一直去看人生的雲天。』最好的技巧也許就在最真實地呈現人生。

雖說技巧爛熟，成天在劇院廝混，成年給劇院寫戲，有美妙的開場，然而，他的煞尾十九笨手笨脚。人生的豐盈溢出布局的範圍。費齊告訴朋友，他計劃好了結構，動手了，然而人物不聽他支配，時常中途走上相反的道路。他不攔阻；他給他們活動的自由。阿切爾以爲性格的意外發展，雖說容易破壞謹嚴的布局，却做成性格的柔韌，人物的堅強。然而，也就是性格的意外發展，我們相信，做成他煞尾的困難。

唯一完美的戲劇是他的真話，也就是我們這裏改編的撒謊世家（阿切爾還嫌煞尾過分有人工的氣息。）牠是費齊的寵兒，不是因爲牠內在的價值，而是因爲牠表面的失敗。

一九零六年十月，真話在克萊物蘭德（Cleveland）處女上演。一九零七年一月七日，牠改在紐約上演，演了三十四場，就掩旗息鼓收了回去。肯因（A. H. Quinn）以爲是動作平滑，

結構顯豁，害了紐約的劇評者，沒有看出牠真正的偉大所在。費齊把牠移到另一個場合試驗。一九零七年四月六日，真話在倫敦的喜劇院 (Comedy Theatre) 開始牠國際榮譽的旅行。歐洲的勝利加深劇作者的疼愛。他一時從柏林寫信，『你認真看待我同我的真話，知道我往裏面放了些什麼東西，根據什麼樣一個標準我寫，你一定會分享我在漢堡的喜悅和滿足。』一時他從意大利寫信：『意大利的報紙很看得起真話 *La Verita*，不過他們抱怨到我的清教主義。他們說我有「精穎的智慧，」「獨創性，」和「深刻的心理，」但是，我怕他們有一點兒失望，覺得裏頭沒有印第安人。』看見歐洲那樣重視真話，牠美國的演員又有了勇氣，在第二季重新上演。不幸是到了十二月，女主角自殺了。

就在真話沒有人睬理的時候，費齊一齣叫做直路 *The Straight Road* 的鬧劇，同晚在紐約上演，飽載而歸。真話在祖國失敗了，在異域勝利了；開始失敗了，永遠勝利了；暫時給劇作者招下貶損，不朽的名聲接着來了。中國早就有了譯本（商務印書館出版），如今我重新改譯成現在的撒謊世家，預備給中國的劇團排演。

『真話是費齊才力達到峯頂的標誌。在他既往製作之中，他決沒有創造過那樣生動的真人的圖畫，沒有用過那樣表面的單純去描繪人類行爲的複雜動機。句句話有用，句句話奔向高潮或者結尾，然而結果却是天才的表面不經心力的產物。這是喜劇，因爲牠的根據是人類的弱點，然而這是高喜劇，因爲啟德，采芹，甚至於羅照煦，全是生氣活潑的人，然而沒有社會意義做對比，差不多就湊不成一齣戲來。』

讓肯因的批評替代我們的笨口拙舌。

但是，真從改譯之中尋求原作的面目，却是一條錯誤的道路。改譯是一種方便，這種方便往往做成一把利刃，輕而損傷原作的皮膚，重而挖毀牠的心臟。說重些，這是一種剽竊。文學的價值不能夠擅自授受。道路只有兩條，或者創作，或者翻譯。改譯是抄近，是貪便宜，自然也就算不得貨色。所以，我們絕對同意西班牙嘉奈多 F. D. Canedo 的主張：

『我堅決地反對改譯，至少當一個譯者引導別人認識國外作者時不該如此。因爲人們

總是張冠李戴地強把莎士比亞弄成一個意大利人，把高乃依和莫里哀弄成我國黃金時代的戲劇作者。即令我十分相信他們所謂「語言的天才」，這話也不能用作假面具以保護掩飾翻譯家的任性與偷懶。我們再不需要那種「不忠實的美女」了；忠實才是美麗之初階，而我們所需的正是又美麗又完全的譯品。」（翻譯問題，陳西禾譯。）

然而，我們說過，在藝術上雖說罪無可追，在原作上雖說問心有愧，這是一種方便，尤其是在中國，創作原本就少，如今孤島平空還添了許多無情無理的限制。話劇的運動不容停止，祖國的文化不容中斷，能夠盡一分氣力就要盡一分氣力。一年前，朋友們商量可用的劇本，我薦舉真話，因為牠的故事是中筭之言，無關國家大事。朋友們給牠行了一個洗禮，名之曰撒謊世家。同時，這裏還有一種需要。中國人究竟是中國人，上口的總是自己的東西。上演一齣創作戲劇，觀衆可以如潮而至；但是，一齣翻譯的傑作，向來是門可羅雀。尋不到創作戲劇，祇得降而求其形似，於是改譯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工作。說好聽些，這是一種複製。

這不是翻譯。依照人情，習俗，語言，時代種種的不同，一個改譯者可以隨意刪增。畫虎不成

反類犬，結局就許「把莎士比亞弄成一個意大利人，似鹿非鹿，似馬非馬，引起嘉奈多的熱烈的反感。但是，不幸的很，我之於真話似乎還沒有完全把費齊弄成一個中國人。他不聽話；他太倔強。我用心保留他的元神。性格的真切，進行的輕快，心理的深緻，情緒的變易，技巧的優美：一切和一切，都是費齊的。我只偷了一張王麻子的招牌。我失敗了，希望嘉奈多多少爲費齊打我一記手板。

李健吾

二十八年六月四日

